血剑铁岭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铁岭这个地方，从一千年前开采矿石开始，就一直和暴力和血腥纠缠在一起。小日本儿占领铁岭时，又把这暴力推上了一个顶峰。现在，自从允许个体户，私人承包以来，这里更是暴力富豪频出。

可最近有一件爆炸性的新闻，一个铁矿的大包工头，王老虎自焚了，随后发现他非法获取了上亿资产。

今天几个50多岁的老头没事干，电话里相邀到小河庄羊肉汤馆碰面，李老头有重要消息要告诉大家。

早上10点多，正是北方人吃羊肉汤的时候，小河庄羊肉汤馆对面的村庄吹吹打打，在操办白喜事，马老头第一个到，要了一间看不到这个场面的包间。

半个小时过去了，几个老头都凑齐了，喝着热腾腾的羊杂碎汤。

“快说说，啥新闻啊，这么神秘？”季老头急不可耐。

“你就别兜着了，快说，你不知道我们都喜欢暴虐年轻人，还吊啥胃口啊！赵本山也不带你这样的啊？”马老头可等不急了。

李老头不慌不忙打开自己的公文包，拿出一个信封，大家看到那是一叠照片。他先翻开一张照片，“你们见过他吗？”

几个老头仔细揣摩着，一个老头说：“我见过这小子，是去年吧，我去他们矿上看矿，一帮工人从洞里出来，这小子没穿上衣，可能是下面潮湿闷热吧，当时就蹬掉了劳保鞋，光着脚丫子从我身边走过去，那脚一下就吸引住我了，老子毫无意识的跟着他，走到那边废矿堆，那脚都冻青了，但是那脚型太美了，就他妈的抓着我的眼球不放。那大鸡巴掏出来了，那个大哟，但是我一眼看见他的胸肌和俩儿乳头，我简直就呆在那儿了。那胸肌一看就是手握式凿岩机锻炼出来的，四四方方的，很有力，很宽阔，很平，但是又很有立体感，一层矿石灰散在胸肌上，乳头上，那个性感哟！那小子哗哗地拉尿，看我在看他，回头杵了我一眼，那眼光，就是他妈的一把剑，让老子不寒而栗啊，但是那小子长的太僔（俊）了，所以我一下记住那小子，。。。。。。我觉得这照片都没有他本人僔，根本没有照出来嘛！”

“你们有谁知道他的来历吗？”李老头问。

“哎呀，官官哥哥，你就别问了，来，这根羊鞭，献给世界上最可爱的淫（人）”，季老头说着把自己碗里的一节啃过的羊骨头夹到李老头的碗里。

“去，你以为我是志愿军啊”，李老头说，“他原来是刑警学院的，入校才半年，王老虎和当时的大老板到学校招保镖，看见他在走梅花桩，当时就相中了。”

“保镖干嘛还下矿啊？”一个老头问道。

“这就是这小子的可爱之处，他就把这矿当成自己的家了，和老五结成了拜把子兄弟，这矿上的事儿，都要亲自干一遍，没啥可以瞒过他的眼睛。”

“那是够实在的”季老头说。

“后来大老板到新加坡去了，王老五接管，可接着就出了这事，我听说是当时有人请他喝酒，喝多了，不知咋的那房子失火，给烧死了”

“噢，那不就是一个意外吗？”一个老头说。

“接下来警察局就介入了，说王老五从这个矿非法弄了十几个亿，把咱们警察，税务和国土资源部的那帮爷们儿都耍了，一桩上面正在追查的大案，就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连他们原来的大老板也说看错了人。”李老头接着说道。

“没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活该，包工头就是万人恨！”马老头愤愤地说。

“可就这小子不服，说他哥是冤枉的，出来搅局，那人家能让他胡说吗，警察局来的是那谁的儿子，结果那帮警察不是那小子的对手，又不想把事情闹大，结果那帮警察被那小子给淬了，那还了得，他们到其他省份调了四个人来，个个身怀绝技，还有一个就是刑警学院的教务主任，那家伙没啥本事，肥头大耳，据说原来在学院就骚扰过这小子。”

“那要他来干哈啊？”马老头问道。

“据说他们打不过那小子，是因为他曾经拜过师傅。他身上有一个命门，只有他师傅知道。这个教务主任去找了他师傅，是拿着组织介绍信去的，他师傅虽然是武林大师，但是也是老党员啊，他当然得给组织讲实话，据说那老头给了教务主任一个字条，那字条一到教务主任手里，看到教务主任眼里掩饰不住的淫邪，那老头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后来听说，那老头自己讲的，以他徒弟的性格，一个练武的男孩子，如果这个地方都被人侵犯到了，那一定是他的生命快到尽头了。”李老头继续卖着关子，“所以只有教务主任知道怎么破那小子的命门，所以人家四位高手才带上他的。”

血剑铁岭（2）

（2）

“给你看这张照片”李老头又拿出几张照片，“他姓李，叫李剑，现在想起来，这名字起的就有血光。”

几个老头顺着照片依次看来，一个是全副武装的李剑，接着是衣服被刮破的李剑，上衣被剥掉的李剑，身上出现带血伤痕的李剑。

“这是什么啊？怎么这么快？怎么还有摩托车？”季老头不解地问。

“你看到他的裤子没有？人家用摩托车撞他，看那裤裆，是尿还是血，我都没搞清楚，四个行家搞他，最后是七窍出血，还用摩托车往他那儿压，最后裤裆里全是血。”李老头说。

“咋那么狠呢？”

“他下手也不轻啊，他把那几个也弄的受伤不轻，要不人家能下这毒手吗？最后阿帕奇都用上了！”

“是吗”，马老头说，“那是一个富豪送给警察局的，听说过。”

“最惨的是他们破他的命门的事儿，操，那蛋都给他挤出来了，你见过工厂的吸尘器没有，那吸力多大？他们在前面只装一个小口，隔着衣服就能把奶头吸出来！”李老头还想说，季老头打断了他的话。

“现在他在哪里？”

“在我们武警医院，还在昏迷着，哥几个今晚是不是要虐一把昏迷中的帅哥啊？”李老头咪咪地笑着，“今晚我都安排好了，估计心脏强制恢复可以让他有五六个小时的回光返照，再割开他的气管，插氧，他疼也叫不出来。最后让他在极度暴虐中去极乐世界！”

“好！好！”几个老头摩拳擦掌。

“官官哥哥，现在还有的是时间，你把这照片一张一张的讲给我们听听，他们怎么格斗，搏斗，扒光他的衣服，怎么收拾他的，怎么最后整成那样的，一个也别漏下，那样今晚我们虐起来才带劲儿啊”一个老头说。

“好！”， 李老头抽出一张照片，这是一个少年，“这是这小子小时候的照片，十三四岁吧，怎么样，那时身板就显山露水了吧？”

“得了，您就从那时讲起”季老头坐下来，等着李老头的讲述。

六月的青城山后山，层峦叠嶂，苍翠欲滴，树猴在林间攀援玩耍，鸟语花香，越发显得幽静深远。

不知道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小院落，那是山上僧道修建的，很少有世人可以绕过险路找到那里。院坝中一个脚着运动鞋，一身运动衫的男孩正在练功，一通拳术后就是一通枪法，棒法，只练得胸口和后背都湿透了。

“剑儿，来，把这碗药喝了!”那人正是李剑的师傅，武林大师姜雪来。少年跑过来，一扬脖，就把那碗药喝了下去。

“今天就练到这儿了，剑儿，你已经快十四岁了，师傅用化精为气法，让你的初精迟到了两年，师傅带你到这里来有一个月了，就是要和你大师伯为你开初精，定命门，这几日你要渐渐减少用功，尽量保持体力，师傅的药会加速你的初精生产，晚上睡觉前，师傅会给你几处要穴针灸，那样你就不会有泄精的危险！”

“徒儿知道了”少年答应道。

又过了几日，姜雪来看到李建不仅早上起来就会有强烈的晨勃，中午打个盹站起来，那运动裤就会被鸡鸡顶的老高，便知道动手的时间到了。

廖寅大师如期而至，有两个道童陪伴，竟然弄来了一公一母两只梅花鹿。李剑按师傅要求，喝了一碗特别的汤药，很腥很臭，不一会就觉得浑身燥热，只在胳膊和胸口上乱抓。只见两个道童在服侍着这对梅花鹿调情，只见那公鹿鹿鞭越来越坚挺，一个道童竟然用铁丝突然死死绞住梅花鹿的鹿鞭，那鹿一疼，鹿茸立刻仰起，两个道童立刻用机关卡住鹿头，李剑按师傅的要求，在旁边做好准备。一边鹿茸被连根锯掉，李剑立刻张嘴吸锯掉的鹿茸，直到把那根鹿茸血吸干，接着又吸食掉另外一边的鹿茸，李剑按师傅吩咐，吞下一粒金丹，不一会就觉得身体发热，径直脱掉上衣，只见他的刚刚发育的乳头已经勃起，甚是迷人，下面的阴茎也是顶的竖直。师徒几人立刻把李剑绑在一个由竹竿搭成的框架里，李剑是全身精光，两个道童也去掉衣饰，用细嫩的脚趾头，撩拨少年勃起的乳头，只弄的少年不停呻吟，阴茎已经盘龙附柱，血脉开张，廖寅大师和姜雪来也脱光衣服。

“师兄，你年纪大了，小弟身体强壮，还是小弟来吧！”姜雪来恳请师兄。

“不要挣了，我在有生之年，还能再度一位有缘弟子，也是造化！”廖寅主意已定，“师兄助我！”

姜雪来移身到全身精赤的徒儿脚边，双手十指叉入徒儿鲜嫩的脚趾缝，掌心正对住李剑的涌泉穴，用力扳徒儿的脚趾，直到手掌和脚掌紧密结合。

“徒儿忍住！师傅用功了！”姜雪来两股真气由李剑足底而入，直冲腹底，被绑少年的鸡巴立刻向上高度扬起

血剑铁岭（3）

(3)

廖寅站在少年两腿间，真气运掌，分别握住少年已经被药物催涨大的睾丸，“师叔用真气护住你的睾丸，徒儿不要害怕，忍住，现在师叔要助你完成吸睾入腹！”

两个睾丸在廖寅的掌力下挤进了少年下腹，但是同时卡在了那里，廖寅运气到指，二指禅一点，“啊!”少年忍不住一声惨叫，两个硕大的睾丸被挤进了小腹。立刻少年的阴茎又增长了一寸。廖寅一手二指禅震住李剑的双睾，一手运气套弄少年勃起的阴茎，看到李剑气息急促，时机成熟，便向两个道童示意，两个道童同时从发间拔出两枚发簪，一起用尖端刺入少年红嫩的乳头，少年一声惨叫，姜雪来闻声立刻扳动少年的脚趾，剧痛同时从上下攻入少年小腹。

两股力道直逼得少年挺起小腹，气喘吁吁，挣扎之余，廖寅大师一指点中少年的精关，“开！”，在廖寅语音提示的作用下，少年胸口急速起伏。

“啊！”突然一股乳白的精液从龟头激射而出，廖寅张开嘴，一滴不剩全部接纳，姜雪来调动全身元气，搅动少年体内真气，果然，一股精血激射而出，廖寅全部吸入，不等血剑收住，廖寅大师已经含住了少年异常敏感的细嫩龟头，动用真气，对着少年的马眼运气吸食。

李剑立刻觉得下体被拽入漩涡之中，接着整个身体也卷了进去，廖寅已经吸的双眸圆睁，少年更是觉得天旋地转，渐渐昏迷过去了。

看到少年身体渐渐发凉，廖寅才停了下来。廖寅知道时间紧迫，立刻运起混沌真元功，不一会，廖寅的阴茎就玉柱冲天，一个道童从药瓶里倒出一种从青城山采集的植物粘液，涂在廖寅的阴茎上，其余的全部涂抹在少年的肛门菊花上，廖寅一手二指禅定住少年双睾，一手提住少年的粗壮的阴茎，将自己的冲天柱“噗”地一声，插入了少年体内，接着开始剧烈抽插起来，少年的体温渐渐恢复了，身体恢复红润，廖寅一声长啸，身体猛烈抽搐，龟头顶在少年吸精穴上，一股热精冲进少年精关，少年体内真气立刻开始吸食廖寅的精液，力度竟然是廖寅的几倍，廖寅身形晃动了一下。

“师弟，快破睾补气！”廖寅叫到，“不然剑儿会留下终生残疾！”

“师兄！”姜雪来泪流满面，但是他知道此刻别无选择，这是他们这个门派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这也证明剑儿是一块奇才。

姜雪来一手从后面握住廖寅的睾丸，一手做拳，“噗”的一声，拳入廖寅大师的后庭。

“啊！动手！”廖寅一声惨叫，一声怒喝。

“噗噗”两声闷响，廖寅两眼翻白，被姜雪来捏碎的睾丸立刻被乳化成精，被少年强大的吸精穴吞噬而尽。

李剑一直在昏睡中，第二天，廖寅就一命呜呼。就如同为了繁衍后裔，母螳螂吃掉公螳螂，道家是很推崇这种自然法力的，并且以为之殉道而为荣。三人在山中安葬了廖寅，又小心伺候着少年的身体，尤其是每日练习睾丸入腹功。等李剑醒来，已经可以自己运气提睾入腹了。

血剑铁岭（4）

“你别跑题了挖，再吹就吹成天龙八部了各！”季老头很不耐烦地催促李老头。

“好吧，给你们讲刺激的，话说李剑到了18岁，报考了他最喜欢的刑警大学。可是讲这之前，咱们狗尾巴花开两朵，大鸡巴蛋疼一只，先得说说这个刑警大学。”李老头缓缓的叙述着，“你们听说过有一个在边疆的部队，新分去的一个大学生，后来跳楼了，成了植物人？”

几个人回答道：“听说过，开始说是受到虐待，后来说是军事训练中受的伤，那都是网上瞎传的”.

“告诉你们吧， 那个部队其实是刑警大学的一个分校，只是外面的人都不知道。那里都是封闭式的，属于绝密。专门给警方培养卧底的。但是就是由于它的绝密性，再加上被少数人控制了，为所欲为，最后那里发展成了一个真正的绝密的刑虐基地了，外表看，那里战功赫赫，的确出了几个成功的决案，还出了几个响当当的人物。但是这样一个环境恰恰提供了滋生警匪暴虐的土壤，那里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管你是警方还是犯罪集团。。。。。。

王新良注视着视频里的李剑，看着他在体检时脱去上衣，脱去长裤，再按军医要求脱去内裤，有几个针孔摄像头360度地拍摄李剑的身体。这个蛮横霸道的教务主任，只看得浑身火烤似的难忍，他立刻想到这是第二个秦添。就像吃了毒品上瘾一般，一个被他们在分校虐待成了植物人的秦添，不但没有让王新良悬崖勒马，反而使他变本加厉，因为他已经取得了分校的绝对控制权，而且在那里的都是和他结成死党的骨干。20年前年轻气盛的他，一脚踩着被他击毙的，臭名昭著的毒枭阿玛尼脑浆爆开的头颅，没想到的是，他那眼里的那股煞气竟然暗流般地转变成了一种无法自制的暴虐心态。

欲望在独裁权利的护航下像洪水一样泛滥着，没有了约束，王主任已经走火入魔了。现在有医学证明，从事这种工作的人，生活在极度压制，极度封闭的环境里，而且做的都是极端行为，极有可能引发心理变态。但是由于心理治疗跟不上，王新良和他的分校已经恶化到了犯罪的程度。

秦添当时是从军事指挥院校主动要求转校过来的，因为他太爱这个职业了，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英勇坚强，除暴安良的警察，他从来就喜欢挑战。当秦添健美的身体暴露无疑，那副经过一年军事训练的体魄不仅让王主任热血沸腾，就连远在分校的几个教导员也按捺不住，各自为秦添制定最严酷的“训练计划”。

这次王新良不想再等李剑一年了，因为李剑的身体素质即使还没有经过训练，和秦添比也只高不低。

王主任星夜兼程，带着李剑赶往分校，李剑按王主任要求，用眼罩蒙住眼睛，由一辆军车运到了分校。等李剑被解开眼罩，他已经到了分校里，四周不仅有铁丝网，围墙，还有各种现代化的监控设施。

李剑被带到了一个小型放映室。王主任遥控着放映机，画面上是一个英俊年轻的警官，他似乎毫不知道有人在注视他，兀自脱去了全身衣服，一个军医在检查他的身体。

“是的，你也被我们录像了，这是规矩。这个警察叫秦添，原来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卧底，可惜在最后一刻，一个意外事故，前功尽弃了。你知道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卧底要多少钱吗，是一个飞行员的十倍！”王新良接着对李剑说，“我们想让你完成秦添没有完成的任务，这是挑战男人生理和心理极限的训练，因为我们会让你经历和卧底同样的经历，唯一不同的是，当你出卖组织的时候，不会给党和国家造成真实的损失。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

“愿意！”李剑响亮的回答道，他很自豪能得到这个机会，他要用对自己极限的挑战来证明自己不会辜负组织的培养。

“好！你先看这些影片，使你对接下来的培训有心理准备！”

李剑在这个没有其他光源的放映室里，观摩秦添的训练记录。

秦添的身材的确是一流棒，而且可以看出他的皮肤有年轻人的细嫩和弹性。他的阴茎很标准，阴毛浓郁有光泽，从阴囊正面看起来，左睾丸比右睾丸更重些，这是青年男子正常的形态。由于年轻，身材高大，腹部结实坚韧，和宽阔的胸膛比起来，感觉腰很细，乳头看上去很鲜嫩。

画面显示,第一天的训练:裆部训练。

三个教导员在做示范，一个教练马步蹲裆，另一个用穿着皮鞋的脚点了点那个教练的裆部，接着“砰砰砰”，连发三脚，踢在那个教练的裆部，那个教练脸涨的通红，慢慢站了起来，脱下警裤，露出阴茎和阴囊，只见他的性器官有些发红，但是他立刻穿上裤子，像没事人一般作着呼气吸气动作。

接下来的画面上，几个教导员的要求秦添也做马步蹲裆的姿势，但是他们脱掉了秦添的外衣，上身只穿一件白色的背心，两个教练给秦添的手臂上了杠铃，而且连续加重，直到秦添胸肌紧绷，两个乳头在紧绷的背心上显露无疑。

这样持续了1个小时，秦添脸上淌下了汗水，胸前和后背已经湿透，乳头几乎可以看见了。

“把腿张开！”两个教练过来了，一人手上拿着一根鞭子，鞭子感觉很实沉，那是镶嵌钢丝的皮鞭，中间还有一个个带刺的突起。

“啪啪”，一个教导员的皮鞭狠狠地抽在秦添的大腿上，他用鞭子连续抽打秦添大腿内侧，逼着秦添更加用力的张开大腿，

十几鞭过后，秦添的大腿警裤已经出现一道道的血痕，似乎警裤也割裂了。

“把腰挺直了！”另外一个教导员猛地抽打秦添的后腰，秦添全身肌肉立刻紧张起来。

踢裆的教练走到秦添两腿间，用皮鞋头揉弄着秦添的裆部，直到找准了秦添柔软的外生殖器。“踢裆是考验男人的意志，过不了这一关，就回到你的指挥学校去吧！如果你能承受我的三脚，你就进入下一个训练，但是，如果你承受不了，如果你晃动一次，就要惩罚一次，晃的越厉害，惩罚就越厉害，经受的住惩罚，你也可以进入下一关，秦添！想不想进行下去？”踢裆教练狠狠地说。

“想！”秦添声音洪亮的回答，在来基地的路上，教务主任兼分校主管就给他说了基地的情况。讲述了卧底的重要性和要经历的残酷训练。所以秦添不会放弃。

血剑铁岭（5）

有杠铃压制着秦添的身体，加上长时间的马步蹲裆姿势，大大减少了秦添身体的灵活性，同时大腿被要求最大限度的张开，大腿对外阴的保护作用已经被这些招数完全化解了。裆部将成为秦添接受脚踢的唯一受力点，而且非常准确，由于两边的警裤被皮鞭割裂开，警裤也不可能化解踢来的力道，刚才踢裆教练揉搓秦添的裆部，就是让警裤从大腿内侧裂开，对裆部的袭击没有了丝毫的牵制力。

踢裆教练终于调整好了姿势，突然起脚，不偏不倚，一声闷响，正中秦添的生殖器部位。踢中生殖器的声音和提到大腿内侧是不一样的，而且踢裆教练的感觉也不一样。这个力道立刻传到了秦添的睾丸，反射般的刺痛到小腹，他不由自主的想站起来，但是两边的教练立刻压住杠铃，迫使秦添的腰和裆又沉了下去。踢裆教练瞅准机会，突然再次发力，“砰！”只听到秦添“唔”的一声，整个人跳了起来，像是一股高压电击中了裆部，杠铃哐当掉落在地上，哑铃片也散落一地。秦添双手紧捂阴部，脸色惨白，大腿紧紧夹住双手，弯腰卷曲，颤抖着。

“秦添，你移位了，你是要放弃还是要接受惩罚？”

“我接受惩罚！我不放弃！”秦添回答道。

“把手拿开！把大腿张开！”教导员凶狠的叫喊着，“啪”皮鞭抽在秦添护住自己生殖器的手上，立刻血流如注，秦添被迫拿开双手，两边的教练再次给他架上了杠铃，大腿的抽打已经把警裤内侧抽破，碎了的裤子被抽翻了起来，秦添大腿内侧已经被抽的皮开肉绽了。

“接下来的惩罚是对你身体敏感部位的考验，你要是发出叫声，就说明我们还要继续惩罚，而且下一个惩罚只会更厉害！”一个教导员拿来了一把老虎钳，“男人最敏感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来找找看！”

他用老虎钳在秦添的手上轻轻地，慢慢地划过，划到小臂，直到靠近腋下的胳膊内侧，突然用钳的一角夹住秦添左胳膊内侧的一块皮肉，猛地翻转了几圈，皮肤立刻渗出血来。秦添唔的一声压在了嗓子眼里，胳膊剧烈的抽动起来。教练见秦添忍住了，立刻转向右胳膊内侧，这次他打开老虎钳，夹住秦添的一块肌肉，突然狠狠的合上钳子，只疼得秦添脖子上青筋暴绽，突然秦添“啊”的一声惨叫，只见教练把老虎钳突然用爆发力扯了起来，秦添的皮下肌肉立刻显露了出来，鲜血滴滴答答地滴落下来。教练把老虎钳打开，把上面的秦添的一块皮塞进秦添的嘴里，用手捂住他的嘴，强迫秦添吞了下去。

“既然叫喊的这么厉害，那就只有继续了！”另外一个教导员把准备好的两版强力钢质鳄鱼夹拿了过来，“看看你的背心都湿透了，给你凉凉衣服吧！”鳄鱼夹沿着秦添胸肌下缘开始，围着胸大肌夹了12个夹子，两边共24个亮晶晶的夹子，隔着白色背心，鳄鱼夹的齿咬进了秦添的皮肉，不一会白背心就浸出了红色。秦添这次忍住了，虽然鳄鱼夹的疼痛在持续加强。突然秦添感到一阵拉扯的剧痛，原来教导员在用皮鞭轻轻地抚弄那些鳄鱼夹，“要收衣服了，衣服干了！”教导员的皮鞭越来越用力，他开始专门抽打那些鳄鱼夹，鳄鱼夹一个个夹着衣服和皮肉被撕扯下来，叮叮当当掉在地上，在疯狂的抽打中，秦添哀叫连连，背心被皮鞭撕扯掉了，健美的胸部上，胸大肌周围血迹斑斑，那些是被鳄鱼夹咬掉的皮肉。

“还是要叫啊”，又一个教练过来，手里拿着一把电工用的尖嘴钳，“那就看看还有什么更厉害的了！”

秦添此时已经疼得大脑嗡嗡作响，他的皮肉本来就细嫩，很敏感，今天一上来就撕扯皮肉，只疼得他觉得自己的极限快到了。

尖嘴钳在抚摸秦添完美的胸大肌，细嫩的皮肤，同时有意撩拨秦添的乳头，直到两个细嫩的乳头都勃起，看到秦添的反应，他知道，和多数年轻人一样，乳头是秦添非常敏感的部位。

血剑铁岭（6）

画面中灯光突然变强了，这样对秦添胸部的画面更加清晰。尖嘴钳最后停在秦添的乳晕上，尖嘴死死地抵进乳晕，然后钳住乳晕，再开始慢慢旋转，直到和胸肌皮肤的结合处裂开，这样一点一点的操作，秦添的乳晕和皮肤都裂开了，血珠从乳晕边缘冒出来，两个乳头部位像挂着两条红丝线，一直流到腹部。这个过程操作很慢，所以有足够的时间给秦添来缓冲和承受。看到乳晕和皮肤都有了分界，教导员开始对秦添的乳头动手了。他用两把尖嘴钳，同时夹住秦添的两个乳头，然后开始旋转，使得秦添的乳头被绞动起来，顺时针720度，松开钳子，乳头转回去后又被反时针转动720度，秦添只觉得敏感的乳头像要被剜掉般剧痛，但是不知道教练的意思。突然教练对大家说，“快看我的手艺！”他看到乳头和乳晕已经被夹熟了，于是用两个钳子各夹住秦添的一个乳头的乳头尖，开始用力慢慢往上提，这个疼痛超过了刚才所以的疼痛，秦添只觉得开始耳鸣了。只见乳晕皮开始离开乳晕，一点点的，乳尖和乳头在里面断开，最后乳晕皮和乳头皮都被剥离了，看到的是秦添没有皮肤的乳晕和乳头。教导员把两块硬币大小的乳头乳晕皮同样塞进了秦添的嘴里，强迫他吞了下去。

虽然是活剥乳头乳晕皮，但是这次秦添忍住了。

“现在你要接受第三脚的挑战！”

“是！”秦添又摆好了马步蹲裆的姿势，但是踢裆的教导员这次试踢了一下，故意把脚举到秦添裆部的前面。

“你自己调整裆部，让我正好踢裆！”

秦添没有办法，只好腰部用力，将裆部送出，使得自己上身后倾，才把自己的生殖器放到了教导员的鞋面上。教导员鞋头一用力，就像踢足球一样，撕拉几声，把秦添被抽破的警裤给扯了个大开裆，原来在刚才的抽打中，秦添只觉得手被抽打的疼痛，没有再护住裆部，那时两个教练凶狠的继续在抽打裆部，而不是大腿部位了，这样警裤的裆部也裂开了口子。

教练用皮鞋头撩起秦添前面的裤裆，露出秦添按要求穿的白色内裤，内裤已经湿透，显现出里面的生殖器肉色。内裤上也有几道裂口，教练继续施展脚法，从裂口入脚，把裂口撕扯更大，最后把整个内裤撕成了碎片滑落到了地上。粗大的阴茎和睾丸顿时垂落下来。阴茎有些红肿，阴囊也和体检时不一样了，睾丸明显变大了。

教练再次把皮鞋放到了秦添的裆前面。

秦添知道，自己要把生殖器放到鞋面上去，而且身体不能动，他只有利用自己身材的优势，更加使用腰部力量，终于把睾丸和阴茎放到了教导员脚上。

这个姿势显然和前两次不一样，前两次教练的皮鞋把秦添的鸡巴踢在胯间，声音是闷响。而这次的姿势使得秦添的鸡巴悬吊的更高，更向外。

秦添身材高大，生殖器也硕大，但是毕竟是年轻人，阴囊弹性十足，不一会，阴囊开始恢复功能了，收缩着将睾丸吸附在了胯下。

教导员并不着急似地，用皮鞋尖伸进秦添鸡巴下面，阴茎根和阴囊交界的地方，突然用力，把秦添的阴囊往下刮，或者用鞋尖踩着往下拽。秦添的阴囊终于抵不住教练脚尖的力度，教练在秦添的阴囊上歇了一会脚，秦添的阴囊就彻底被扯松开了，包裹着两个硕大的睾丸，在秦添两腿间摇荡着。

踢裆教练用鞋头轻轻的来回摆动秦添的生殖器。像荡秋千一样，看到越荡越高，教练把秦添的阴囊往上用力一送，接着抽回脚，再次狠狠的踢出，这个时间和他踢足球异曲同工，而且他已经实验了几次，掌握了时间。

“啪”，这次的声音是清脆的，就在秦添的生殖器自由回落时，教练的皮鞋正好赶到，不同于上两次从正面踢中睾丸，这次从阴囊根部，海底捞月，踢中了秦添睾丸的底部，睾丸底部有附睾和输精管的结合处，有更丰富的神经，秦添也许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一脚的力度不大，但是用力很准，将秦添的阴囊踢了个底朝天。秦添无法控制地“啊”的一声惨叫，睾丸传来的剧痛使得他腹部下身痉挛，身躯扑通跪倒在地，杠铃再次滑落，秦添倒在地上，双手死死捂着受伤的阴部。

血剑铁岭（7）

看着倒在自己脚下，捂裆翻滚的英俊高大的警员，踢裆教练好不得意。“数三下，给我起来！”教练们开始发话了，“把手拿开！两手侧平举！”

秦添站了起来，但是仍然弯着腰，很明显腹部还受着睾丸的牵扯，疼痛难忍。

“啪”秦添的后腰被狠狠地抽了几鞭，几道血痕冒了出来。

秦添直起腰的同时，教练解开了他的皮带。破烂的警裤被撕扯成几块。两个教练低头给秦添解开警靴的鞋带，让他把脚抽出来，还帮他脱掉了袜子。秦添到此时才感到了教练的一点人性和结束训练的放松。但是他忘了他现在已经赤身裸体了。

教练让他扛着杠铃，到隔壁的一个房间，房间有一个会客厅那么大，在中间铺着白色的布，像是医院里用的那种，有两个60公分高的铁铸墩子，同样教练用白布盖在上面，然后让秦添站上去，仍然要保持马步蹲裆的姿势，只是这次距离被调的很远，秦添小腿几乎和大腿保持垂直姿势。

镜头给了秦添的脚一个特写，秦添的脚非常矫健，和他的人一样俊美。脚弓很漂亮，脚趾头看起来很鲜嫩。但是他的阴囊肿了起来。

“给你的阴囊消消肿!”一个教练用绳索在秦添的阴囊根部打了一个活扣，勒紧了，另外一头有一个挂钩，先挂上一块一公斤重的哑铃片，看秦添还没有反应，又挂上一个五公斤的哑铃片，接着一松手，“呃”，秦添立刻呻吟一声，秦添觉得阴囊就像弹簧，刷的一下被拉长了。秦添不敢摇摆，只觉得精索和输精管都被从小腹里面拉扯了出来。

“秦添，你第三脚没有过关，现在要接受惩罚！你有信心通过惩罚吗？”

“有！”秦添颤抖的回答道。

教练推来了一台像似x光机的设备，按下电钮，从机器的前端伸出了一根亮晶晶的金属棒。“这是萨林集团生产的泌尿系统清洁机，我们把它改装成了考验卧底的机器，因为男人下面比上面更敏感！”

“把你的脚踮起来，让你的鸡巴接触到这根棒子！”

按照教练的要求，秦添只得用脚掌，甚至是脚趾头用力，使得身体重心提供一些，教练也在调整金属棒的位置，最终金属棒接触到了秦添的龟头。

“不要动！”教练慢慢转动旋钮，金属棒顶部喷出润滑剂，“把你的尿道口送给机器!”

秦添调整自己鸡巴的位置，终于让金属棒对准了自己的尿道口。

由于尿道没有扩张开，金属棒显然过粗了，一时间抵在秦添的尿道口，秦添暗自祈祷，千万不要让这东西桶进自己的鸡巴，他那里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侵犯过。但是教练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着，他打开了另外一个按钮，秦添突然觉得龟头一阵冰凉，一根半公分粗的硅胶棒从大金属棒里伸了出来，立刻侵入了自己的龟头。教练看到秦添的反应，知道尿道桶已经插进去了，便立刻开始加速，秦添的阴茎粗长，但是那根硅胶棒还是很快捅到了底部，一阵剧痛从里面传出来。

“现在惩罚开始，还是那个规矩，你要是叫，那就继续，但是后面的惩罚只会更严厉！”

教练在调控着硅胶棒，让它在秦添粗长的尿道里转动向前，那根硅胶棒最终桶进了秦添的膀胱，秦添的汗水也滴落下来。

突然那根硅胶棒又退出了秦添的膀胱，在秦添刚刚喘口气的时候，那根硅胶棒又重新冲击他的尿道弯曲，攻击前列腺，精囊和膀胱的结合处，开始还是缓慢的进出，后来速度越来越快，秦添痛得止不住地扭动小腹，已经忘了睾丸传来的拉扯疼痛。他扭动着阴茎，以使硅胶棒每次更快进入膀胱，而尿道口和大金属棒对顶的地方，滴滴答答的开始流出鲜血，滴落在下面的白色被单上，非常刺眼。

教练看到了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加大了力度，每次都让胶棒回抽到尿道口，再快速的插进秦添的膀胱，青年警官最敏感的器官正在遭受惩罚。这样大力度的抽查，不到20个回合，秦添的尿道口就像小喷泉，一股一股的喷射鲜血，把下面的白布染红了一大片。随着尿道扩宽，秦添的阴茎开始勃起了，看到秦添勃起了，教练开始推动金属棒，有一倍粗的金属棒开始挤进了秦添的龟头，秦添脚趾头已经用力得发白，大张着嘴，似乎要替自己的阴茎接纳那根1公分的金属棒。

血剑铁岭（8）

金属棒大约有25公分进入了秦添的阴茎，金属棒也开始来回抽插起来，同时教练按下按钮，把里面的硅胶棒取来出来，同时在机器的一个小桶里倒进了一种刚打开的油，正是魔鬼辣油。

金属棒没有弯曲性，所以金属导管对于年轻警察粗长的尿道才是真正的折磨，怎样让那根笔直的金属棒插进自己的膀胱，秦添必须克服两道生理弯曲，第一道他可以改变鸡巴的位置来实现，第二道太痛苦了，1公分粗的金属棒要通过前列腺口，精囊口再穿入膀胱口，很有可能会胀裂那个结合处。

但是很明显，教练已经开始了攻击。那根金属棒一次比一次更深入，这样会把自己的第二生殖弯曲桶烂，于是秦添开始改变策略，配合金属棒进入自己的膀胱。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叉烧香肠，当金属棒再次深入体内时，秦添把臀部抬了起来，由液压控制的金属棒又深入了一步，秦添猛地把自己挂了上去，他突然觉得那根金属棒顺势插了进来，果然，金属棒进入了膀胱口，秦添用自己的体重卡住了金属棒，但是教练不会让他得逞，因为他的膀胱口没有力量夹住这根金属棒。金属棒开始在第二生殖弯曲抽插起来。秦添只有每次奋力配合，渐渐的觉得膀胱口也被扩开了。可能由于金属棒太粗，秦添的尿道不再喷血出来。

看到渐渐适应了金属棒，教练再次把金属棒推进秦添的膀胱里，同时按下了注射按钮。

桶里的魔鬼辣油在渐渐减少，秦添感觉到一股烈火烧进了体内，膀胱还在快速膨胀，他甚至感到膀胱快要爆炸了，这时一桶油刚好输完。金属棒慢慢的退出了尿道口，突然开始快速的抽离秦添的鸡巴。膀胱口冲出一股辣油，“啊！”秦添一声惨叫，剧痛让原本麻木的膀胱肌突然紧缩起来，切断了辣油，除了射出的一股辣油，其余的都是大股的鲜血。

这时在秦添屁股后面传来另一个教练的声音，“叫成这样，还是要继续啊?”

他取下哑铃片，解开了束缚秦添阴囊的绳子，秦添的肿大的睾丸已经变得冰冷，教练来回挤捏搓揉秦添的睾丸，让拉长的阴囊慢慢回缩，但是由于时间过长，这次阴囊仍然远远地吊在秦添的裆下面。

“秦添，你的睾丸在体检时有两个毛病，第一，你的睾丸虽然发育完好，硕大饱满，但是那是和正常人对比，我们要你的睾丸比现在大四倍。第二，你的左睾丸看起来比右睾丸要下垂更多，所以我们要给你修正。让睾丸变大，最好的方式是增加睾丸的血管，让睾丸长大。”

“我还要提醒你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自己完美的身体被弄得起了伤痕？告诉你，如果像你这样细嫩完整的身体去做卧底，立刻就玩完！那些和犯罪分子，尤其是毒贩打交道的卧底，哪个身上没有千奇百怪的伤疤，所以乘早打消对自己身体的崇拜！将来你的身上任何部位，随时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创伤”

感觉秦添的睾丸已经恢复了热度，而且阴囊也开始会缩，教练用两个夹子各夹住一个睾丸，夹子用绳子绑在地上的哑铃上，把秦添拉伸的阴囊再次拉直。坐在秦添屁股后面的教练坐在一个类似牙科医生的操作台上，他调整灯光把秦添拉扯的阴囊照亮，清晰可见秦添两根拉长的输精管。

秦添一定看不见教练在做什么，但是镜头很清楚地记录了这一切。对着照的通亮的拉长的阴囊，教练用类似眼科的手术刀，在阴囊上血管不多的地方，左右各自割开了一公分的小孔，接着用钩子将输精管勾出阴囊，用特制的细长针，刺入了秦添的输精管。这种微型手术在教练的放大眼镜下变得清晰可见。长针顺利的随着输精管进入附睾，教练把秦添的睾丸位置颠倒，让针顺利地进入了附睾头部，然后把针在附睾头部弄弯曲，继续送针，后面的针也被弄弯曲了。

秦添只觉得阴囊突然传来两下刺痛，接着有什么东西桶进了敏感的通道。那种感觉酸痛酸胀，直到有东西进入附睾，才刺入睾丸，直到刺穿整只睾丸。他的小腹感到剧烈的刺痛。而那种剧痛正连接着膀胱结合处的剧痛。接着另外一个睾丸也被顺着输精管埋针。教练用手术粘胶粘住秦添阴囊上的切口，然后除去睾丸上的夹子，让秦添的阴囊慢慢恢复，只是两边的伤口处各自留着一个长针的进针柄，有指甲盖那么大。

总算操作完了，另外一个教练把一个带着电线的夹子夹在两边的针柄上，打开了操作车上的按钮，秦添立刻感到睾丸针刺般的疼痛，教练突然加大电流，秦添冷不防觉得睾丸要炸了，不由自主的惨叫了一声。

前面操作尿道桶的教练又接过了话题，“看来你小子还要挑战我们的惩罚是吧，爷爷今天把你玩到底！”

那台机器又靠了过来，这次是推过来一块类似x光机的板子，贴着秦添的脸，但是他看不到另外一面，只是觉得鸡巴从门板上的一个洞被人拽过去了，

血剑铁岭（9）

教练手上沾了一捧润滑液，摸在秦添的阴茎上，来回掳动秦添粗大敏感的鸡巴，很快，年轻警官的鸡巴就勃起了，画面上看到教练把一个钢化玻璃的长桶慢慢套到年轻人的足有20公分长的阴茎根部，然后按动了一个按钮，只见玻璃桶内秦添的阴茎迅速长大，变粗变长，阴茎上更是青筋暴绽，原来这是一个真空负压桶。教练固定住秦添阴茎的根部，松开真空桶，鸡巴立刻回缩了一些，但是还是比先前更加粗壮，教练又在警官鸡巴的中部，和冠状沟部位加了固定，把秦添的阴茎固定在门板上的一个滑道里，这样秦添的阴茎高度勃起，垂直在门板的另一面，只是秦添自己看不见。教练用手摇动滑道，直到秦添的阴茎被拉长到28公分，秦添觉得自己的肛门和内脏都被拉扯出来了。教练端来一大碗冰块，把年轻人的阴囊放在里面，不一会，秦添的阴囊就收缩着把两个受虐过的大卵子紧紧包裹在阴囊根部，教练用滑道延伸出来的部分把两个大睾丸夹住，这样，年轻警官的整幅外生殖器就被绑架在一根笔直的滑道上。

画面上看到教官选择了两根闪闪发亮的针，丈量着秦添的鸡巴，那针大概有三毫米粗，大概有四十公分长，王新良扭头瞅瞅李剑，只见李剑神情异常严肃，额头已经开始冒汗，看到教练的这个动作就知道，这根针是要贯穿这个警官的整根鸡巴？

果然，一个液压装置升了起来，足有两米多高，从装置里面伸出一个类似枪桶的装置，教练把两根钢针送进了枪筒，瞄准仪的红光对着秦添的硕大龟头，教练调整到秦添左侧龟头，将枪抵在龟头上方，然后调整压力，这个声音很刺耳，就像工厂里大型设备充气放气一般瘆人，只听到“咔嚓嚓”几声，像是压力到位了，教练狠狠地按下按钮，接着就是“当”的一声，一根三毫米的钢针瞬间刺穿了秦添坚硬勃起的鸡巴，从左龟头打入，从下面的左睾丸穿出，大约有6公分在两端露出来，由于速度太快，秦添明显还没有感到剧痛。画面立刻出现了特写，硕大的右龟头仍然光滑细嫩饱满，左龟头兀自在穿孔处爆开，龟头肉从里向外翻出来，就像中了枪伤。三个教练都看到了秦添的左睾丸立刻激增胀大，在秦添感到剧痛开始扭动身体时，两个教练按住了秦添的肩膀，另一个教练调整好枪口到秦添右龟头位置，立刻按下按钮，“啊！”秦添这次彻底感受到了贯穿阴茎和睾丸的剧痛。

这时有个画外音响起，像是后期配的，“只有秦添的这根鸡巴才能和这设备配合的这么好，嘿嘿，他的鸡巴够粗够长，卵蛋大，还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长得好，鸡巴和蛋都长得实沉！”

“还是要叫啊，那就只有往下走了！”教练凶狠的说。

看到秦添快支撑不住了，两边的教练把他的杠铃往回拉，让秦添最后把后背肩部靠在牙科机床的坐凳上，杠铃也放到了他的脖子上，这样为了不让脖子被杠铃压断，秦添还是要双臂使力，保持着胸部紧绷的状态。

秦添不只脚趾，整个脚掌都变得惨白，两个教练不顾他下肢的麻木，在秦添的呻吟中把他的腿分别固定在两边的门框上，然后一边向两边推门框，一边推进那台恐怖的男性尿道清洁机。当门板像两边分开，秦添终于看到了自己生殖器的惨状，两根40多公分的钢针穿透了自己的鸡巴和睾丸！“啊！”秦添再度呻吟起来，门板把他两条伤痕累累的大腿几乎压成了一条直线，他的裆部就这样大张着对着三位教练。

两边的教练开始玩弄这个帅警察鸡巴上的钢针。他们一人提拽一根钢针，刚才被拉长到28公分鸡巴慢慢缩回到了20多公分，但是秦添的鸡巴仍然垂直的竖立在胯间，在来回的拉扯中，秦添的腰部越来越下陷，屁股也跟着下垂，似乎在躲避一次一次贯穿鸡巴和蛋的向下的压力。

“你小子有本事把屁股放到地上去！”两边的教练边玩虐秦添的鸡巴边骂道。

“我来让他把腰挺起来给你们穿他的卵子！”开尿道清洁机的教练说。

他拿起一根同样40公分的钢针，但是看起来很粗，有五公分左右，画面显示出来两头都是钝的，所以叫钢棒更合适。

两边的教练似乎知道要做什么，两手捏住上下各10公分的钢针露头向两边用力拉，“哦”，这一声不是从秦添嘴里出来的，是从他的那根粗长的鸡巴，被拉开的尿道深处传来的。他的尿道口在龟头中央突然大张，露出一个黑洞。他感到自己的鸡巴要被撕扯成两瓣。

“是不是饿了，给你吃！”教练从嘴里吐出一口痰，顺着那根五公分粗的金属棒送的秦添的鸡巴口，两边的教练来回分扯着秦添的两瓣龟头，不一会，那口痰就被粗大的鸡巴吸食完了。教练顺势把金属棒一桶到底，但是秦添是屁股下陷的姿势，没法进入秦添的膀胱。

“进不去就给你桶烂！”教练使劲一桶，“啊！”秦添一声惨叫，两腿和背部，腰部突然条件反射的用力，立刻大腿和腰部成了一个平面，他还在努力让屁股更拱起来。

“真是他妈的贱货！今天老子就矫正你小子的生理弯曲”教练骂道。同时用力一插，那根钢棒桶进了秦添的膀胱。在这个抽插的过程中，秦添的鸡巴已经被坂成了水平线。

“看你他妈的尿包凸的那么大，你他妈怎么不尿啊？”教练感到秦添的膀胱很紧。“看来还得老子给你动手术啊！”

血剑铁岭（10）

教练从身后拿了两根一样粗细长短的金属棒，从秦添的尿道口顺着第一个插进膀胱的金属棒塞进去，塞到第三根，已经进不去了，教练强行把第三根的金属棒头往那根大鸡巴的口里插，“唔！”秦添忍住了这一声惨叫。他感到自己的尿道口被撕裂了。两根金属棒势如破竹般地插进了秦添的膀胱，教练一手握着龟头外的三根金属棒，一手握住秦添的阴茎根部和会阴，感觉到年轻人的生理弯曲再渐渐地拉平。

“给我报数！”教练开始恶狠狠地说。

“1,2,3,4，。。。。。9，。。13。。。啊！，23,24,25,26，啊！！！”秦添费力地数着，但是教练突然加速，歇斯底里起来，这样一来，秦添的尿道里再次喷出大股大股的鲜血，两边的教练握住秦添肿大的卵子，将两根钢针抽了出来。教练在一整疯狂之后，突然将三根棒子抽了出来，秦添的膀胱和弯曲处已经没有了任何控制能力，膀胱里的魔鬼辣油哗哗地喷了出来，咬噬着他尿道深处的伤口。他小便失禁了，只能用惨叫来对抗这种剧痛。

画面上又出现了画外音，“这种剧痛必须引导到性兴奋中去，这样才能最终控制他的意志！”

画面切换到了另一幕，字幕是：经过冰牛奶清洗尿道后。。。

秦添躺着雪白的被单上，显然体力消耗过度，两眼翻白，像是虚脱一般。三个教练进入了画面，三个人都穿着绝缘的靴子，两个教练在秦添被剥了皮的乳头上夹上了两个鳄鱼夹，夹子的尾部拖着电线通向一旁的仪器，秦添只是眉头一皱，这个疼痛他已经不敏感了。另一个教练用手拨弄秦添大腿上的伤痕，刺痛使得秦添把大腿向两边分开，教练单腿跪地，进到秦添的两腿间，一手握着秦添的鸡巴，用力一捏，顿时龟头变得锃亮，鲜红的尿道口裂开来，教练竟然用舌头舔上面冒出的牛奶，除了两边龟头上有一个小的突起外，整个大龟头还是那么粗壮。教练开始舔秦添乌黑发亮的龟头冠状沟，秦添开始呻吟起来，但是这个刺激是一种和先前不同的刺激，刺激着不同的神经中枢。

秦添的手被分别绑在两边的铸铁墩子下面，两个教练各握住秦添的一只脚向两边分开，他们开始给秦添的脚按摩，等到秦添的脚趾不再僵硬，教练在秦添的每根脚趾头上都系上一根铜丝，然后连到一个夹子上，再通到一旁的仪器上。

教练对秦添龟头的口淫让秦添的阴茎又再次勃起，教练用贴片裹住秦添的冠状沟，贴片的尾部也有一根导线通往一旁的仪器。

教练手上戴上了绝缘的白色手套，然后抹上润滑油，开始按摩和套弄秦添的睾丸和阴茎。

两边的教练一脚控制着秦添的大腿，一边开始启动开关。秦添的乳头胸肌最先震动起来，不一会乳头就勃起了，接着脚趾头开始抽动，他奋力踢着脚，想把套在脚趾上的铜线踢掉，但是他的大腿却被两边的教练踩住了。在极度的刺痛中，秦添的阴茎却在被手淫着，那种脚趾头和乳头根部的剧痛终于转移到了他的性神经上，教练感觉到秦添的鸡巴突然变硬了，随着电流的强弱在变化。终于冠状沟的电极开始发力，鸡巴在教练的手中剧烈颤动，秦添嗓子眼里“啊！出！。。。。。。出！”， 突然他的腰部拱起，冲天的鸡巴向着屋顶连射了三大股浓稠的精液，十几次冲击后就是血红的精血喷出来。

画外音又在解说:经过多次训练，使得被训练人的鸡巴会由于脚趾，乳头的疼痛而勃起，随疼痛的加剧直到射精。

这个效果似乎已经达到了，秦添的脚趾受到电击时，他的鸡巴会勃起，他的乳头受到电击，尤其电击加重时，鸡巴也会砰然勃起，教练再次给他手淫，最后一次，到了关键时刻，突然松手站了起来，秦添要的那种强烈刺激突然缺失，那种失落感让他大叫起来：“不要停，教导员！求求你！”

教练用绝缘靴把秦添的鸡巴踩在地上，“求求你，教导员，使劲踩我的鸡巴！踩烂它！！”

秦添在电击的作用下出现了惊厥前的失意，只是顺着外部刺激反应。

“好，狗日的，我来给你踩！”教练把脚后跟踩在秦添的大龟头上，脚掌来回碾压着秦添的鸡巴，不一会鸡巴就在白色被单上印出血红的印子，教练感到脚下那根大鸡巴在强电击时的抽动，同时另一只脚试探着踩上了秦添的两个睾丸，将两个卵子慢慢的踩成饼状，再等它复原，再次踩成饼状去。

“踩烂鸡巴！”秦添两眼翻白，嘴里嘟囔着。

教练把重心落在脚后跟，用力碾秦添的龟头，特写镜头看到了龟头血红的裂开的尿道口，在皮靴后跟的碾压下，皮靴后跟下面大股的精液浓血，再次汩汩而出。

秦添终于不再呼叫。昏厥过去。

这个片段王新良已经看过无数次，他注意到身旁的李剑不仅紧张，神情严肃，而且下身姿势有些僵直，大腿分开也不动。从耳塞里传来了隔壁三个教练的声音，原来在李剑的桌子下面，有一种可以隔着裤子拍摄到裤裆内的摄影设备。“这鸡巴真棒！一柱擎天！从这小子的肛门一直顶上来！”

“绝好的材料，大腿，腹肌都是一流!”

王新良满意的阴笑着。李剑此刻知道自己的生理反应，但是一时他无法控制自己。对这种训练，李剑开始感到一种朦胧的质疑。但是还是被王新良的那番特殊训练的教导压了下去。

放映继续进行着。

血剑铁岭（11）

放映机没有继续播放秦添的训练片断，让人感觉秦添需要接受修正，或恢复治疗去了。

但是画面的字幕仍然打出第二阶段的训练科目：单兵对抗敌小分队

接下来是背景资料的介绍。李剑看到的都是经过修改过的资料。敌小分队由第二重案组担任。第二重案组组长是史达林，三个队员分别是张显，鲁美毅，张德明。资料上把几个人都写成了久经沙场的警方骨干，其实在这些光鲜的描述下面却隐藏着最黑暗的暴力历史。

那是一个警方内部的大案。谢锐锋是在南方缉毒战斗中涌现出的一名战斗英雄。他连续破获了几个走私贩毒案件，然而他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一切太顺利了，他有一个不敢想的念头，那就是他被一个他还无法识别的力量控制着，他的成功，都是在为那股力量做贡献。有了这种想法，谢锐锋开始暗中留意。当局里颁发给他“孤胆英雄”称号，将南方缉毒案结案之际，谢锐锋凭着一个青年干警对事业的高度觉悟，向他认为可靠的省级领导发了一封密函。在这个集权社会里，由于缺乏第三方的独立监督机制，聪明机敏的特警也无法逾越这一道致命的风险。

谢锐锋很快接到了秘密回信，他认为可以信赖的领导让他带上微缩胶片，到一个地方接头。谢锐锋按指示没有通知市局里的任何人，只身来到边境县的一个村子。他记得那是一个四合院，是境外一个有钱人家的遗址，但是瓦房黒木屋都很坚实。他上次就是在这里让一群凶残的毒贩自投罗网。除了騄耳和他的副手带伤逃跑以外，其他的除了被击毙的，现在都已经被执行了死刑，为老百姓除去了当地的恶性毒瘤。但是，机智正直的特警没有想到他的判断还太肤浅了，这几股毒枭势力其实是被一个大集团整合了，当中有的人进入了警局，有的进入了政府部门。缉毒案只是做给社会媒体看的，但是谢锐锋的触角已经刺入了这个黑网的一隅，里面的控制中心发出了指示，要他们结束这个线索。

谢锐锋风尘仆仆赶到村口，脚步匆匆，迫不及待的冲进四合院。

就在谢锐锋双脚刚刚踏进门槛时，一个黑色布袋突然从后面套住了他的头，接着一个扫堂腿将他卧摔在石板地上，他感到几个人迅速将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黑布袋被撤下来，但是一条黑色的绷带恶狠狠地来回绑住他的双眼，只让他觉得眼睛放电似地胀痛。

突然他觉得双脚分别被绳子绑住，不等他挣扎，脚上的绳子拽着他的双脚，呼啦啦的在院子里跑起来。

谢锐锋尽力扬起脖子保护头部，但是来回十几分钟后，他感到自己的胸部皮肤已经直接接触到了地面，大腿上也热露露的，他正面的警服已经破了。那个拉着他的身体的力量有意将他拉上台阶，再从另一边拉下来，谢锐锋感到石头台阶刮着自己的胸部和乳头，一阵阵剧痛不已。

那个拉着自己脚的人停了下来，谢锐锋刚松口气，突然觉得双脚已经被两根绳子分开，应该是两个人，拉着个他脚又开始跑起来。

这次他被拉到院子中央的一个花园旁边。这个花园原来是养玫瑰花的，现在已经成了空地，唯有花园边缘的突起的一砖高的石块依然完好，可以想象，当年玫瑰花开放时，配置着这些犬牙交错，参差嶙峋的石砌，一定是花石一体的自然美景。

谢锐锋当然看不见，只觉得两个拉着他的脚的人停了下来，慢慢地拉动他的双脚，分开他的大腿，让他的胯裆慢慢地放到石块上。

原来院子里的几个人看到特警的身体下面划出了血痕，就知道警服已经磨破了，地上划出的血痕是从特警的乳头，胸肌，大腿和膝盖上渗出来的。他们互换了眼色，同时有的用手在自己胯下比划，有的做出裆部张开抖动的姿势，有的做出自己手握阴部剧痛的样子，做着极残忍而下流的动作。谢锐锋觉得自己刚才紧绷的腹部被下面突兀的石块顶着，忽然双脚又开始向后拉动，警服上的扣子“啪嗒”全部脱落了，谢锐锋明白，对方是要用这些石棱来折磨自己。刺啦啦的声音中，他知道自己的上衣全部撕开了，石尖刮着皮带塔塔直响，谢锐锋感到裆部被石块割裂着，有意抬起大腿和臀部，可是拉他的人立刻弯下腰，贴着地面加速拉动。

“啊！！”特警突然惨叫起来，拉过的石头上有血迹出现了，从台阶上跳下来一个身材矮小结实的人，正是騄耳的助手，刺身，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他跳起来正好一屁股坐在特警正用腰部力量挺起的臀部上，双脚踩住特警健壮的大腿，叫到“开船！”

这下就像老汉犁田，速度慢了，但是却让特警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特警的皮带扣终于被石头绊开了，屁股上的警裤还在，但是下面的裤裆和内裤都被划开了。来回几圈，刺身看到特警的血和阴毛粘在石头上，更把屁股坐到特警的腰上，脚踩着特警的大腿，双手抓住特警的两边屁股，把特警的屁股中缝正对着突起的石尖。拉谢锐锋脚的两个人又开始了，刺身不停按压特警的屁股，有意让特警的生殖器压在石尖上，“啊！”特警被剧痛刺激出来巨大的能量，“腾”的一下把刺身弹了出去，摔在石阶上，“哎！”刺身惨叫一声，他的腿上磕出了一道血口子。

谢锐锋一个鲤鱼打挺，居然站了起来。立刻旁边冲过来两个人，手里操着斑竹扁担。

只见特警上身已经赤裸，胸口胸肌一片血红，在胸肌中央的胸肌沟有几道血槽，一直剌到腹肌，小腹，特警的裤裆已经脱落，受了伤的阴茎勃起着，阴茎根部的皮肤肌肉似乎已经被石头尖割裂，所以粗长的阴茎像是从小腹直接伸出来，鲜血滴滴答答地从被石尖划开几道口子的阴囊滴落在青石板上。

血剑铁岭（12）

“给我打！”有人尖叫了一声。

两根竹扁担呼啸着啪啪抽打在谢锐锋的胸肌腹肌上，这时手拽着特警脚上绳子的两个人也回过神了，突然狠狠地往前拉扯特警的脚，特警高大的身躯仰面甩在石板地上，两个人乘机把特警拉到台阶上，两脚的绳子分别缠绕在两边黑色的厅柱底部，直把特警的大腿分开拉到极限，特警的上身仰面躺在石阶上，头朝下脚朝上。

谢锐锋刚要挣扎着起来，竹扁担又呼啸而来，十几扁担，就打的特警胸肌血花飞溅。扁担又开始抽打特警紧绷的腹肌。特警受伤的阴茎粗长勃起，剑一样指向肚脐，轮扁担的打手有意抽了特警鸡巴两扁担，就让捆特警脚的一个人用绳子系住鸡巴，使劲拉住谢锐锋的阴茎，把他的小腹和阴茎连接处的伤口暴露出来，浓密的阴毛也掩盖不住特警被石头尖划开的几道纵向的口子。

这下扁担击中开始抽打特警的小腹，阴毛，阴茎和小腹连接处，只抽打的阴毛和血花一起飞溅。而特警的鸡巴却越来越硬。在越来越狠的抽打中，特警的鸡巴竟然射出尿来。

两根扁担又开始抽打特警的两条健壮的大腿。直把大腿内侧抽打成绛紫色。

看到特警的阴毛被抽的几乎没有了，刺身才站了起来，他也从货架上抽出一根扁担，用扁担头抵住特警胸沟的血槽，用力往里钻，“啊”谢锐锋惨叫一声，感到肉被钻开了。刺身又用扁担抵住特警的一个乳头，用扁担旋转着钻乳头，直到乳头乳晕的皮全部被彻底弄掉。另一个乳头也被同样剥皮。刺身的扁担头从特警的胸部血槽一直往下划，最后停在特警的下腹和阴茎结合处。刺身来回拨弄特警那里的伤口，特警浑身肌肉开始紧张起来。

“怕什么？谢警官也会害怕？”刺身说道。

“你是刺身！” 谢锐锋叫到，“是谁告诉你我来这里的？”

“这个不用你操心，告诉你，我现在叫张德明，省公安特警队队员，你是一直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我原来在做卧底，早就发现你是一个奸细！”

“胡说！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奸细！我杀过毒贩！你们要调查”特警激辩到。

听到特警说杀过毒贩，刺身和其他人顿时心生歹毒，原来他们和新集团有协议，只要去掉小喽啰，绝不会追究他们。但是谢锐锋指挥的部队毫不领会，将他们的几个兄弟送上了刑场。这笔账当然不可能找集团算，但是集团同意把这个特警，孤胆英雄交给他们处理，也算给他们一个交代，同时向他们警示，集团向来就是惩罚分明，谁不听话就罚谁。

“你说你杀了几个毒贩？”刺身问。

“我亲手击毙了五个，和同志们一起逮捕了十几个”特警回答。

几个刑虐特警的人听到此，不觉恨得咬牙切齿。因为那里面有他们的兄弟和老相好。

“是吗？看来你还不老实啊，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会老实交代！我们都是搞这行的，你的反侦察对我可没用！”刺身的扁担头开始刮剥特警阴部的伤口。

“啊！”谢锐锋惨叫着，立刻另外两根扁担头狠狠地点住了特警的两个乳头，将他压在石阶上。

刺身将特警阴茎小腹结合处两边的伤口不断弄大，扁担头终于伸了进去，扁担头正从小腹皮下压住阴茎和小腹的悬韧带，只要刺身一用力，特警的阴茎就会立刻回弹。

“快交代你的犯罪经过，不然你的鸡巴就再也不能翘起来了！”刺身和旁边的人淫笑到。

“你们做梦！”特警坚决回绝道。

“啊！！！！”特警急促的惨叫着，刺身的扁担疯狂地上下撞击着特警的悬韧带，直到感到那里没有了阻挡。果然，解开了系住特警鸡巴的绳子，特警的鸡巴虽然依然坚硬，但是不能再指回小腹了。

刺身用扁担头插进特警的会阴，再从下往上一挑，就看见特警的悬韧带被挑了出来。

“留着它也没有用了，给你鸡巴松绑吧！”刺身用力往上挑扁担头，旁边的捆特警脚的打手也扁担在手，两人用扁担帮助刺身把特警的悬韧带拉到极限，绷的一声，特警的悬韧带被从根部拉扯了出来。

三根扁担都从特警阴部的伤口插入了特警的会阴，一直捅到特警的肛门。他们相互搅动，感觉已经把特警的粗长的阴茎从里面会阴处和特警的身体剥离开来。特警在惨叫声中，大股大股的黄色尿液喷了出来。

三根扁担头已经被特警阴部的鲜血染红，鸡巴更加粗长，特警大腿根部也肿了起来。刺身用扁担把特警的鸡巴按在他的小腹上，另外两个立刻会意，原来特警的睾丸相对起来就小了。于是两根扁担头啪啪地开始抽打特警的阴囊。

谢锐锋又开始惨叫，他感到睾丸被打的胀痛欲裂，像要爆炸开来。不一会剧烈肿胀的睾丸就把特警表皮破裂的阴囊撑得肿大起来。

“我操！我操！”一个打手说出了大家的心愿。

一个打手掏出勃起的鸡巴，双手从后面抱起特警的屁股，把鸡巴从特警下腹的伤口上插进去，直刺向特警肛门的方向，噼噼啪啪的大动作抽插起来，鲜血从伤口里一股一股的冒出来，最后一阵痉挛，把精液射在了特警的会阴里。第二个是抽插特警的阴囊，他的鸡巴左右搅动特警的睾丸，把阴囊几乎捅破了。

刺身的鸡巴坚硬瘦长，而且抽插的时间最长。他先正面站在特警的两腿间，俯下身去，用鸡巴从特警下腹正中的伤口刺进去。他似乎在试探着，再拔出血红的鸡巴时，从腰间拔出一柄三棱刀，从特警的小腹伤口上刺了进去，突然“噗”地一用力，三棱刀刺进了特警耻骨联合的闭孔里，他来回转动三棱刀，扩大孔洞，接着又扑哧刺穿了特警另一边的闭孔，这才把坚硬如刚钻的鸡巴插了进去。

在谢锐锋的惨叫声中，刺身血红的鸡巴穿刺着特警的耻骨闭孔，刺身来回轮换着抽插特警的耻骨闭孔，最终把精液也射在里面。

最后两个打手对特警抽打成酱紫的大腿感兴趣，用三棱刀从特警大腿根部钻了两个孔，直钻入特警大腿肌肉。两个人分别把精液射进了特警的左右大腿里。

这帮毒贩发泄完了一轮兽欲后，不但没有任何倦怠，反而对特警的暴虐之心陡然再起。

一个歹徒用匕首拍拍谢锐锋的脸，“小子，说吧！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不是奸细，我不承认！” 谢锐锋坚定地否定。

“好吧，那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奸细！你说你这胸肌里面是不是藏着窃听器？你这奶头是不是也是窃听器呀？”

“你放屁！”特警气愤地回答。

“还有你的鸡巴，你的尿道里，膀胱里是不是藏着窃听器？”

毒贩们打开一个医药箱，每人都从里面拿出注射器，一个毒贩把粉末配制成一瓶液体，几个人分别吸满了一管。

两个打手把针头刺进了特警的两个乳头，开始推注，另一个则刺进了特警的阴茎，还有两个歹徒在特警的惨叫声中，把针头刺进了特警的硕大的睾丸里。

特警身体开始发烫，阴茎勃起了。

“现在我们要检查检查”一个打手说着，匕首尖拨弄着特警被剥了皮的鲜红的乳头。

他的匕首尖慢慢地划开了特警的乳头，特警倒吸了一口冷气。另一边的乳头也被划成了两瓣。两个打手用舌头去舔特警乳头冒出的血珠，接着开始撕咬特警的乳头，吮吸特警乳头涌出的鲜血和兴奋剂。

刺身用柳条桶特警的尿道，两米长的柳条桶进了特警的膀胱，然后突然一下拉出尿道，让特警不停地惨叫。

歹徒把捆特警脚的绳子解开，然后绕过房梁，让特警大腿分开着倒吊起来。

两个歹徒开始从后面用细钢丝鞭抽打特警的阴囊。这种钢丝鞭是凶狠的绞杀利器，它表面如砂纸般粗糙，抽在皮肉上就是一道血线。目前大陆还不能生产这种合金钢丝。

“嗖嗖”的疾响，特警不住地哀嚎，钢丝鞭不仅一丝一丝地将特警的阴囊皮肤抽开，也把阴囊里的膜和睾丸的膜剌开。

特警在剧痛中几乎昏厥过去。

为了不让特警昏死过去，几个人解开了特警已经麻木的手臂，把他的双手吊在房梁上，双脚还是拉开绑在两边的柱子底部，让特警的皮鞋尖着地。

特警清醒了一些，他的阴茎依旧坚硬。两个用钢丝鞭的打手站到了特警的身后，俯下身，或蹲着，又开始对特警的阴囊动手。在“嗖嗖”的鞭声和特警的呻吟中，特警的睾丸在重力的作用下，终于从已经被钢丝鞭割裂成丝的阴囊里流了出来。由于特警阴囊里被打手射满了浓稠的精液，特警的睾丸也变得滑溜溜的，从阴囊里滑出来，在来回的摆动中，睾丸拽着精索和输精管渐渐地吊在特警两腿间。打手还没有住手，而且他们发现特警健硕的睾丸其实异常敏感，像是有生命一样，只要抽一鞭，特警的睾丸就会弹跳收缩一下。这帮打手显然兴奋起来了，都把自己的钢丝鞭从战备包里取出来。轮流抽打特警裸露出来的睾丸，看谁能让特警发出更大声的惨叫。他们发现抽打睾丸的腹侧，有附睾的地方，特警就会发出大声惨叫。于是打手们都瞅着大睾丸摆动的时机，对准特警的附睾部位狠狠地就是一鞭。

“啊！。。。呀！”谢锐锋惨叫着，但是没有办法，男人最要命的地方暴露在自己胯下。

睾丸上的白膜也被抽裂开，特警的附睾头和睾丸相连的地方肿了起来。精索被抽爆了几根，乌红的血渗了出来。

“不要把谢队长的卵子整烂了，我们一会要看队长给我们做体能表演，看看我们的英雄有多神勇！”一个虐待特警的人说道。

“你是騄耳！” 谢锐锋挣扎道，“你还活着！”

“是我！但是我不是騄耳了，我是省重案组组长，史达林，你这个混入我军的奸细！”史达林恶狠狠地撕开绑在特警眼睛上的胶带。

“我还没有死，我命不该绝，你们的子弹打穿了老子的这里！”史达林扯开自己的裤子，小腹上露出手术的巨大疤痕。“老子的里面打烂了，再也不可能有种了，你高兴吧？”

谢锐锋哈哈大笑，“活该！这是你的报应！”

史达林双手颤抖地穿好裤子，激动地说：“那大队长，你说我该死，怎么老天爷还护着我呢？怎么又把你这样赤身裸体的交代给我呢？你今天是不是也该有报应啊？你想怎样报应才能对得起我这个伤疤，对得起我死去的弟兄们？”

“弄死他！杀了他！”一边的歹徒凶吼着。

“那就太便宜他了，我要看着他慢慢得疼死，折磨死！那样才解气！”史达林恶狠狠地说。

一个打手从屋里端出一个大木盆，放到谢锐锋的裆下。

“我们今天要看看孤胆英雄有多神勇，看看你有多男人！我要看着你射精，让你不停止的连续射精，表演给我们大家看！”

“你休想！”谢锐锋知道这些毒贩与一般犯罪分子不同，他们的思维和做事方法都很极端，但是他仍然不会向毒贩低头。

“来人，把队长的鸡巴收拾干净，把皮都去了！”史达林坐在特警的裆部正面。

至少有三把匕首立刻伸向特警的阴部，会阴上被匕首划开了皮肤，会阴和阴囊上的皮被揭了下来。阴茎的皮在特警的惨叫声中也被剥了下来，小腹上的最小腹肌也被暴露出来。

特警的下腹部被剥了皮，雄壮的生殖器被剥皮后赤裸在外，剥皮后血红的三角区肌肉和特警高大的身躯上其他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个打手带上手套，手指伸进了特警的肛门。特警开始挣扎，但是立刻被旁边两个打手按住大腿。这个弄特警肛门的打手是个拳交的老手，特警坚固的肛门也经不起他铁拳的攻击，他不仅把特警肛门里的大便掏的干干净净，而且居然把特警的肛门括约肌弄翻了出来。特警的鸡巴上流出大团大团的前列腺液，打手最后把两个手掌背靠背伸进特警肛门，然后向两边用力。

只听到特警惊恐的嚎叫着，“卡”地一声，特警不知道，自己的尿液哗哗地从鸡巴流了出来。特警的肛门被扩开了，小便失禁了。

“射不射？”史达林盯着英俊的特警，阴险地问。

“休想！”谢锐锋绝不让毒贩得逞。

“把他的靴子脱了！”史达林命令道。

两个毒贩立刻把特警的鞋袜脱掉。呈现在毒贩眼前的是一双矫健有力的特警的大脚，脚趾头看起来更是鲜嫩。

两个毒贩含着特警的脚趾。谢锐锋对毒贩深入接触过，所以对他们这种举动并不奇怪。

这帮毒贩发泄完了一轮兽欲后，不但没有任何倦怠，反而对特警的暴虐之心陡然再起。

一个歹徒用匕首拍拍谢锐锋的脸，“小子，说吧！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不是奸细，我不承认！” 谢锐锋坚定地否定。

“好吧，那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奸细！你说你这胸肌里面是不是藏着窃听器？你这奶头是不是也是窃听器呀？”

“你放屁！”特警气愤地回答。

“还有你的鸡巴，你的尿道里，膀胱里是不是藏着窃听器？”

毒贩们打开一个医药箱，每人都从里面拿出注射器，一个毒贩把粉末配制成一瓶液体，几个人分别吸满了一管。

两个打手把针头刺进了特警的两个乳头，开始推注，另一个则刺进了特警的阴茎，还有两个歹徒在特警的惨叫声中，把针头刺进了特警的硕大的睾丸里。

特警身体开始发烫，阴茎勃起了。

“现在我们要检查检查”一个打手说着，匕首尖拨弄着特警被剥了皮的鲜红的乳头。

他的匕首尖慢慢地划开了特警的乳头，特警倒吸了一口冷气。另一边的乳头也被划成了两瓣。两个打手用舌头去舔特警乳头冒出的血珠，接着开始撕咬特警的乳头，吮吸特警乳头涌出的鲜血和兴奋剂。

刺身用柳条桶特警的尿道，两米长的柳条桶进了特警的膀胱，然后突然一下拉出尿道，让特警不停地惨叫。

歹徒把捆特警脚的绳子解开，然后绕过房梁，让特警大腿分开着倒吊起来。

两个歹徒开始从后面用细钢丝鞭抽打特警的阴囊。这种钢丝鞭是凶狠的绞杀利器，它表面如砂纸般粗糙，抽在皮肉上就是一道血线。目前大陆还不能生产这种合金钢丝。

“嗖嗖”的疾响，特警不住地哀嚎，钢丝鞭不仅一丝一丝地将特警的阴囊皮肤抽开，也把阴囊里的膜和睾丸的膜剌开。

特警在剧痛中几乎昏厥过去。

为了不让特警昏死过去，几个人解开了特警已经麻木的手臂，把他的双手吊在房梁上，双脚还是拉开绑在两边的柱子底部，让特警的皮鞋尖着地。

特警清醒了一些，他的阴茎依旧坚硬。两个用钢丝鞭的打手站到了特警的身后，俯下身，或蹲着，又开始对特警的阴囊动手。在“嗖嗖”的鞭声和特警的呻吟中，特警的睾丸在重力的作用下，终于从已经被钢丝鞭割裂成丝的阴囊里流了出来。由于特警阴囊里被打手射满了浓稠的精液，特警的睾丸也变得滑溜溜的，从阴囊里滑出来，在来回的摆动中，睾丸拽着精索和输精管渐渐地吊在特警两腿间。打手还没有住手，而且他们发现特警健硕的睾丸其实异常敏感，像是有生命一样，只要抽一鞭，特警的睾丸就会弹跳收缩一下。这帮打手显然兴奋起来了，都把自己的钢丝鞭从战备包里取出来。轮流抽打特警裸露出来的睾丸，看谁能让特警发出更大声的惨叫。他们发现抽打睾丸的腹侧，有附睾的地方，特警就会发出大声惨叫。于是打手们都瞅着大睾丸摆动的时机，对准特警的附睾部位狠狠地就是一鞭。

“啊！。。。呀！”谢锐锋惨叫着，但是没有办法，男人最要命的地方暴露在自己胯下。

睾丸上的白膜也被抽裂开，特警的附睾头和睾丸相连的地方肿了起来。精索被抽爆了几根，乌红的血渗了出来。

“不要把谢队长的卵子整烂了，我们一会要看队长给我们做体能表演，看看我们的英雄有多神勇！”一个虐待特警的人说道。

“你是騄耳！” 谢锐锋挣扎道，“你还活着！”

“是我！但是我不是騄耳了，我是省重案组组长，史达林，你这个混入我军的奸细！”史达林恶狠狠地撕开绑在特警眼睛上的胶带。

“我还没有死，我命不该绝，你们的子弹打穿了老子的这里！”史达林扯开自己的裤子，小腹上露出手术的巨大疤痕。“老子的里面打烂了，再也不可能有种了，你高兴吧？”

谢锐锋哈哈大笑，“活该！这是你的报应！”

史达林双手颤抖地穿好裤子，激动地说：“那大队长，你说我该死，怎么老天爷还护着我呢？怎么又把你这样赤身裸体的交代给我呢？你今天是不是也该有报应啊？你想怎样报应才能对得起我这个伤疤，对得起我死去的弟兄们？”

“弄死他！杀了他！”一边的歹徒凶吼着。

“那就太便宜他了，我要看着他慢慢得疼死，折磨死！那样才解气！”史达林恶狠狠地说。

一个打手从屋里端出一个大木盆，放到谢锐锋的裆下。

“我们今天要看看孤胆英雄有多神勇，看看你有多男人！我要看着你射精，让你不停止的连续射精，表演给我们大家看！”

“你休想！”谢锐锋知道这些毒贩与一般犯罪分子不同，他们的思维和做事方法都很极端，但是他仍然不会向毒贩低头。

“来人，把队长的鸡巴收拾干净，把皮都去了！”史达林坐在特警的裆部正面。

至少有三把匕首立刻伸向特警的阴部，会阴上被匕首划开了皮肤，会阴和阴囊上的皮被揭了下来。阴茎的皮在特警的惨叫声中也被剥了下来，小腹上的最小腹肌也被暴露出来。

特警的下腹部被剥了皮，雄壮的生殖器被剥皮后赤裸在外，剥皮后血红的三角区肌肉和特警高大的身躯上其他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个打手带上手套，手指伸进了特警的肛门。特警开始挣扎，但是立刻被旁边两个打手按住大腿。这个弄特警肛门的打手是个拳交的老手，特警坚固的肛门也经不起他铁拳的攻击，他不仅把特警肛门里的大便掏的干干净净，而且居然把特警的肛门括约肌弄翻了出来。特警的鸡巴上流出大团大团的前列腺液，打手最后把两个手掌背靠背伸进特警肛门，然后向两边用力。

只听到特警惊恐的嚎叫着，“卡”地一声，特警不知道，自己的尿液哗哗地从鸡巴流了出来。特警的肛门被扩开了，小便失禁了。

“射不射？”史达林盯着英俊的特警，阴险地问。

“休想！”谢锐锋绝不让毒贩得逞。

“把他的靴子脱了！”史达林命令道。

两个毒贩立刻把特警的鞋袜脱掉。呈现在毒贩眼前的是一双矫健有力的特警的大脚，脚趾头看起来更是鲜嫩。

两个毒贩含着特警的脚趾。谢锐锋对毒贩深入接触过，所以对他们这种举动并不奇怪。

（14）

杨冰的双手托着谢锐锋的左脚，当他脱掉特警的皮鞋，拉掉他的袜子时，他就感觉到了这个高大男人的沉重。这是一双男人的大脚，但是又感到了皮肤的细嫩，脚趾头的无辜，现在已经被杨冰紧紧地含在了嘴里，体会着支撑这个勇敢警察一生的坚实的脚。他抬头时，不知不觉目光和特警相撞了，特警并没有觉得奇怪，或是鄙视他，反而特警犀利的目光中似乎体察到了他本想掩盖的本质。杨冰立刻咬了一口特警的两个脚趾，想让特警放弃那种想法。但是，从脚往上看着这个帅男人的身躯，他的内心已经陷入了自卑中。

特警一定看出了他的本质不是一个毒贩，他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杨冰像久旱逢甘霖般，呼哧哧的吮吸着这个男人的脚，不放过一点味道和汗珠。他的心里却如同闪电般回放起自己的过去。

几年前，他是最好的美术学院的教师，是雕塑泰斗方林志最看好的学生。他为了塑造一组中国男孩的塑像，接触了一批中学生。最后成为他的固定模特的是一个瘦削高挑的初中生，邓松。杨冰给模特的酬劳并不高，但是邓松却坚持了下来。杨冰对邓松少年的晶莹的身体总有顺手而来的灵感，看过他作品的老师都说，这不是雕塑，这是激情。邓松为了给杨冰展现少年的勃起，总是要出去几分钟，回来时，那鲜红的阴茎立刻静脉奋张，坚挺而鲜嫩欲滴。杨冰会忍不住去亲吻邓松的龟头，这样是邓松很享受的。后来他才知道，邓松的父母都有毒瘾，所以邓松也染上了。可是杨冰这时已经离不开邓松了，他心目中的中国少年。

他顶住了学院的风言风语，和邓松在校外租了房子。邓松被学校开除了，他很想和杨冰一起去南方，过天涯伴侣的放荡生活。但是他没有说出口，因为他觉得杨冰专注于事业的样子很让人痴迷。

杨冰等待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学院支持杨冰的领导，社会知名评论家，大牌记者，包括杨冰小学的老师都来了，他们来参加杨冰的学术成果报告。年近90的方林志更是从北京赶来，她说她要像泰勒支持MJ一样支持杨冰，她坚信杨冰是当代的海粟和悲鸿。他的名字将随他的《中国男孩》蜚声美术界。在千人报告厅里，一幅一幅男孩的雕塑像震撼着每一个人，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呼之欲出的少年的真实，从那刚刚发育的乳头，到半裹包皮的龟头，无不让人想起自己曾经相知的，永逝不还的少年之美。少年初开的天真，脆弱的纯洁和对生命的心疼，让老前辈们也看得泪流满面。

观众强烈要求杨冰再多放些原生照片，让大家一起经历作者的激情。杨冰虽然坚信自己的作品具有暗杀般的冲击力，但是他还是感到意外惊喜。他干脆拿出自己的数码相机，一张张在电影屏幕上播放起来。

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数码科技的年代，最先进的工具有时也是最有效的泄密武器。

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大电影屏幕，就听得台下一阵压抑的“啊”，接着就是死一般的恐怖的沉寂。当杨冰抬头望去，那是他和松松玩sm的照片！他怎么会没有删除啊？

那都是些什么照片啊！

他被捆绑着，大腿朝着观众，他的阴茎上滴满了蜡油，肛门里插着振动器，而他是那样的享受！

杨冰急速地向后翻看，想抹去刚才的记忆，同时对着麦克风说：“谁把照片放到我的相机里……”

台下的一个记者不买账，叫到“那个人不就是你吗！”

可是接下来的照片更加不堪入目，是松松给他拳交的照片，他狂舔松松的屁眼的照片，松松把尿尿进他嘴里的照片！！！

杨冰不知道自己怎么抱着自己的苹果，跌跌撞撞地走出了艺术大厅。当他回到驻地，看到松松正在打游戏，他没有底气的小声低吟道：“松松，哥哥死了，我不小心把这些照片放出来了，我死了！”

然后他出了门。他爬到了25楼的楼顶，一步一步地走向大楼的边缘。他不敢想他小学老师，不敢想他的朋友，不敢想学院器重他的领导，还有方老！他只有用太阳突然坠落到地球上，来形容那种恐惧。

他的半个脚掌已经在房顶之外了，他要跳，只有跳，他才可以不再想了。

这是，他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少年的稚嫩的声音：“哥哥，你要走了吗？你不想爱我了吗？

原来松松已经跟到了楼上。

“哥哥，其实上次我看到在广东的包身工男孩一个一个跳楼的报道时，我就想和他们一起走，我要做第19跳。你知道吗，这叫自杀感应。那天你很累，在你的雕塑室就睡着了，我想见你，所以看着你，我觉得我喜欢你，我可以走，可是我又怕你一个人不开心。你说要看我的包皮开苞的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好好庆祝，既然你要走了，能不能回头，看看松松开苞给哥哥看？”说着，邓松脱掉裤子衣服，赤裸了。他的手将自己的阴茎弄硬，开始使劲拉扯包皮，包皮的小口一点一点的被拉开，要让里面的大龟头露出来。

“啊！”邓松发出疼痛的声音。但是他的手没有停止。

“扑通”一声，杨冰回转身，跪着爬到了邓松的跟前。他知道邓松不是在说谎，因为他就像和隔壁的死神玩牌玩输了，回来取点钱马上就要回去一样的镇定和真实。他的手臂上的伤痕，他现在确定，那是松松数次自杀的企图。

杨冰一口含住了邓松的阴茎。使劲把少年的手拉开。

在去云南的火车上，杨冰在软卧里，一直用被子盖着自己，邓松坐在一头，索性让这个比他大20多岁的男人，他崇拜的天才，一直含住自己的阴茎。杨冰浑身直冒虚汗，他不敢见阳光。他害怕想他的熟人，他的过去的一切。他要和邓松去一个无人知道的，不，是无人在乎他们的地方。

西双版纳，他们在卖淫一条街上租了一个屋子。那是全国各地来的可怜人，靠各种伎俩苟延残喘的地方。

过着仙侣的生活，过着乞丐的生活，杨冰渐渐的回到了现实里来。邓松觉得自己完全拥有了杨冰。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有时他们在床上深吻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这才是真实的自我。为什么非要到达人秀上去唱一首歌，才证明自己活着的意义？

杨冰在方老的博客上，突然看到了这样一句：孩子！坚强的活下去！因为你是天才！只是来到这个世界早了100年！

杨冰想都不用想，他知道这莫名其妙的一句，是方志林女士对他的呼唤。

金子果然是要闪光的，他开始为富豪雕塑他们少年时的身体，为富婆雕刻他们丈夫年轻时的同比例的翡翠阴茎，玛瑙阴囊，和玉石屁眼，或一整段阴部，自己丈夫当年的雄姿。

他想设立一个网站，这样可以接到海内外更多的订单。邓松对杨冰的爱与日俱增，他要带杨冰去巴黎，去看他梦寐以求的艺术。为此，邓松参加了一次特大贩毒活动。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一开始就被新集团出卖了，他是被执行注射死刑的。几分钟后就成了一撮骨灰。杨冰冒着生命危险，去把松松的骨灰领回来，当时他想，如果他们不让他领，他就一头撞死在警察局门口。

杨冰按着邓松留的字条，要活着。他几天来都未近水米了，他凝视着用邓松骨灰烧制的他熟悉的玉茎。他只是觉得松松在被注射死亡的时候，他没有跟在身边，这个睡在他身旁的男孩，在他走之前，哪怕亲他一下，让他不要有任何的痛苦，让他不能有任何的害怕，让他知道，他的心已经跟他而去了。

（15）

杨冰闭上眼睛，用舌尖在谢锐锋的脚趾缝里细细地舔着，感觉着。邓松从贩毒组织那里得到了谢警官的一系列照片，包括生活照，甚至是澡堂里的偷拍，他知道邓松很喜欢这个警官。所以他在舔谢锐锋的时候，是在替他的松松感受那种滋味。杨冰看到了谢警官本人，他心里竟然没有仇恨，他知道松松的事情只是迟早而已。倒是眼前这个军人，如一尊威风凛凛的雕塑，一丝不挂。他和邓松，他和自己，是多么不同的生命轨迹。谢锐锋在知道自己被上级出卖，他还是选择了坚持自己，坚持他自己的信仰。这和这个社会无关，和这个出卖了他的组织也无关。他始终真实地活着，这和他与邓松两个的生活有相似的地方。

在杨冰的艺术家的眼里，谢锐锋健美的身躯，就像一道即将划过黑夜的流火，即将划出血红的焰火。从这个角度看去，那些生活在自由阳光世界的男孩们，也许永远也看不到像特警这样的帅哥，生命迸发的迷人光彩，因为他们总是在大白天放烟火，他们缺少这样的黑暗。从杨冰的眼里看来，有时对个体的极度不公平恰恰就是对艺术的天赐。

杨冰舔完了谢锐锋的左脚，开始握住警官的大脚，另一手，拿起了榔头，他经常把最后不满意的作品砸得粉碎。现在，在特警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不想特警留下一个不完美的躯体。榔头一下一下地敲打警官的大脚趾，大脚趾横着向旁边被榔头敲击着。谢锐锋“啊”地惨叫起来，杨冰终于把警官的大脚趾敲骨折了，接着左脚的五个脚趾都被杨冰慢慢地敲断了，被血染红的脚趾骨节偶尔露出来，几个脚趾就靠着筋肉连接着，谢锐锋又疼出了一股尿液。

在舔谢警官右脚的人虽然眼光凶狠，谢锐锋的经验告诉他，这个人也应该受过良好教育。的确，刘世斌大学毕业就进了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四个大学生住一个宿舍。他们宿舍其实只有三个人，还有一个大学生经常不在，看来是跳槽了。剩下的就是他和毛辉住。毛辉给人感觉不错，个子壮壮的，就是爱抽烟，经常很晚回来，两个大黑眼圈。刘世斌那时一心想出国留学，和毛辉也聊过。刘世斌联系了一家留学机构，家在农村的父母把一辈子的积蓄，10万拿了出来。父母把钱送来后就走了，刘世斌把钱暂时放在自己的箱子里，还加了两把锁。准备明天一大早就去中介办理手续。

可是等他下班回来，他的皮箱被利器划破了。里面的现金也没有了。刘世斌如同五雷轰顶，两眼发黑，他立刻想到了毛辉，因为只有毛辉知道这件事。毛辉回来过一次，以后就不见了。

刘世斌立刻到厂局去报案，奇怪的是，接待他的警察一听他说是毛辉，立刻严肃了起来。告诫他没有证据不要瞎猜，影响不好。有同事也提醒他，毛辉是厂长的亲戚。但是一个星期都没有消息，他又去了厂局，那个警察再次告诫他不要搞事，有消息他们会通知他。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毛辉也不回来住。刘世斌急了。兔子急了还要咬人。他写了一封厂长包庇亲戚，勾结厂警局的信，准备去告状。

但是他还是怕把事情闹大，如果可以还他钱，他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绝不对外讲。

最后一个他想到的就是书记了。书记口碑很好，逢年过节书记都是到贫困工人家里过的。刘世斌找到了书记家的那层楼。里面出来一个抽烟的中年人，刘世斌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同时说如果书记也解决不了，他就去上访。他已经豁出了，被开除都可以。

那个人进去了大概半个小时，里面似乎有人在打麻将。那个人出来告诉他，书记现在不在家，他一定会转告书记。并且告诉刘世斌现在不要扩大事态，激化矛盾。安慰他说，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到三号新厂房施工地等他。

两点刘世斌准时到了工地，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车门打开，里面的人向他招手。

刘世斌立刻踏步上了车。车门锁住，只听到有人说：快开！

这个面包是从丰田14排座改装的，凳子在靠窗的地方，中间空的可以摆个牌桌。

有两个人让刘世斌坐在中间的木凳上，有人说：“把窗帘拉上！别整太大动静，现在还没进山”

“知道了！”其中一个人回答道。

刘世斌看到面前的两个人，明显体魄健硕，不像是普通工厂干部。

“我想向书记反映厂长和厂警察局的问题。。。。。。啊！”刘世斌的话还没说完，突然觉得一把大手抓住他的头发，把他向后拉扯，另一个人乘机解开他的厂服，在他的挣扎中上身的衣服被扒光了。一双大手在他的胸部腰部游走，“小同学，肉很嫩嘛！”

不知不觉，他的双手被捆在两边的座椅上，有人开始解他的皮带，他使劲挣扎，结果劳保皮鞋，袜子，裤子，内裤都被人麻利的扒得精光。他的两个大腿被分别大张着，吊在车顶的拉手上。只有背部和腰部挨着凳子，他的大腿被拉到了极限，正对着车门的方向。

“这才是你给我们反映情况的正确姿态！说说吧！”那个人像个警察似地审问道。

“放开我！你们是什么人？”刘世斌挣扎着。

车上除了司机，其实共有有四个人。几只手开始上下抚摸大学生光滑的肉体。

“同学，现在你不需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用行动让你知道我们是谁！”其中一个淫笑道。

“我就喜欢这样有个性的，脾气倔得，这样调教起来才带劲！三哥，你说咱们把他调教成什么奴？”

三哥已经把皮带解开，他看到刘世斌被剥光的年轻的胴体时，鸡巴就竖了起来。刘世斌洗了澡出来的，所以身上又干净又细嫩。

三哥将粗大的龟头顶在刘世斌的肛门处，突然一顶，疼得刘世斌小腹挺了起来，另外一个壮汉立刻一把握住刘世斌的阴茎，在刘世斌的龟头上挤了一坨润滑剂，另一只大手用手心旋转摩擦刘世斌鲜嫩的龟头。

刺入肛门的剧痛和龟头的敏感神经的直接摩擦，让刘世斌惊呼起来，身体不停颤抖。

“太他妈的爽了！同学的屁眼痉挛起来，就像过电一样啊！建军，你来试试！”三哥爽得直嚎叫。

叫建军的壮汉也脱了裤子，粗大的鸡巴噗嗤一声就插进了刘世斌的直肠。刘世斌立刻发出一声惨叫。

“滚开，王八蛋！我操你祖宗！”刘世斌破口大骂。刘世斌是他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虽然是农村孩子，但是他成绩优异，更加滋长了他天生骨子里的那股傲气。

“小四儿，给我整俩儿缰绳，看来这小野马得认认路了！”壮汉建军对小四儿说。

小四儿一直在抚摸大学生倔强细嫩的肉体，挤捏，轻咬着大学生红嫩的乳头。听到建军的命令，

小四儿从旁边拿来一筒牙签，捏着刘世斌的乳头，把牙签从乳头底部刺穿过去。疼得刘世斌大骂“操你妈！”

不一会，大学生的两个乳头被八根牙签横着刺穿了，小四不慌不忙地把一条铜链条分别绑在了两个乳头的牙签下面。把这根链子交到建军的手里。

建军一拽那条链子，鸡巴就狠狠地插一次，在大学生的惨叫声中，鲜血从牙签刺穿乳头的地方一次一次迸流出来。

“一会上了高速，咱们把他弄下去，在高速上玩他”三哥边摩擦大学生血红的龟头，边狠狠地说“一会让你们看三哥的绝活!”

（16）

“力中，这个洞给你了，这小子屁眼挺干净啊！”建军狂叫着射了几股精液在大学生体内。

刘世斌从知道钱被偷了开始，觉得对不起父母，饭量大减，吃不下油腻的食物。这两天忙着写材料，心情紧张，更不想吃饭了，只是喝牛奶对付，但是牛奶喝多了不消化，最后是喝了就拉，今天早上喝了一大瓶冷酸奶，结果拉的更厉害。没想到他是在为这帮轮奸他的壮汉灌肠。

力中的鸡巴只有18厘米长，但是很粗，把大学生的肛门肉拉的直往外翻，嘴里兴奋地叫着：“秀才遇到兵，操你说不清！”

小四儿抚摸着大学生白嫩的脚和脚趾头，忍不住用嘴去舔，刘世斌对着他的脸就是一脚。小四儿被蹬得咣当一下，头撞在车壁上。

“嘿！他妈的还收拾不了你！”小四儿从工具箱里拿了一根铜芯塑料电线，折成双股，有半米长，

对着大学生白净的手就是一下，疼得大学生一声惨叫。抽打从胳膊到胸侧面，不一会，大学生白皙娇嫩的两臂就花纹斑驳，一道道肉棱鼓了起来。眼泪不知不觉从大学生眼里疼了出来。这下刘世斌老老实实的让小四儿舔他美味的白嫩脚趾头。

大学生刚刚闭上眼睛，感受小四儿舔脚的感觉，突然疼得惨叫起来，原来三哥把一根水泥钉从大学生乳头的正中钻了进去，在他的乳晕内一阵乱搅。他的两个乳头被钉上了两颗水泥钉。

建军用一根指头粗，38厘米长的金属导尿棒，调戏着大学生疼的张开的嘴，撩拨他的舌头。然后把导尿棒往他的喉咙和食道里桶，只弄得大学生一阵阵干呕。

接着这根金属棒对准了大学生的尿道口。金属棒太粗，只是堵在尿道口外。建军把大学生细嫩的尿道口翻开，把金属棒一点一点往里塞。“啊！”刘世斌惨叫了一声，金属棒硬塞了进去，一股鲜血从撕裂的尿道涌了出来。

在三哥亲吻着剧痛中的大学生时，建军的金属棒刺进了大学生的膀胱，开始来回抽插大学生的尿道，

“唔！”三哥疼得捂着嘴，原来大学生在剧痛中突然咬了一口三哥的舌头。

三哥回手就是一耳光，大学生的一边脸立刻出现了鲜红的五指印，接着另一边又是一个大耳刮子。

“小子，看来你有种啊，还敢去告厂长和警察！我看你小子的卵子是比别人的硬啊！”三哥说。

“对！给这位同学和谐和谐！”建军把导尿棒插到底，一下摁到大学生的小腹上，把大学生的卵蛋露出来。

三哥把他那双男人的骨感的大手在大学生眼前晃了一下。

三哥拨弄着大学生细嫩的阴囊，开始慢慢的上下左右的轻轻抽打，弄的大学生呼吸变得急促。

“啊”大学生惨叫起来，三哥开始用他的金钩铁掌啪啪地上下左右抽打大学生的阴囊，直到睾丸抽打的肿起来充满了阴囊。

“还不服吗？是不是要我把你的卵子打爆？”三哥继续恶狠狠地抽打着。

刘世斌感到自己的蛋这样打下去就完了，他是家里的独苗，要传宗接代，终于叫到：“大哥，别打了，别打我的睾丸，我服了！”

“说！你是我们的奴隶！叫我们主人！”

“主人！”大学生眼泪流了下来，赤裸的被凌虐的身体颤抖着。

几个壮汉把鸡巴塞进了大学生的嘴里，进行口交，建军和三哥对大学生鲜嫩的屁眼进行双龙进洞的实验，在大学生的惨叫声中，屁眼被操的鲜血直流。

“上高速了啊，三哥，你的绝活可以亮亮了！”司机淫笑道。

这条高速是通往仙人洞的专道。

建军把金属棒从大学生的尿道里抽了出来。又用一个尿道锁插进龟头，锁上有一个眼，他把锁外面的一个销子对准了大学生冠状沟的下部，几个人一起看着大学生，建军突然一合一压，“啊！”大学生一声惨叫，销子从阴茎外穿进了尿道内的锁眼里。

力中解开了大学生，然后抱着大学生下了面包车，让他站在车后面，车后窗打开了，大学生身上有红黄兰白四条绳子，一条竟有二十米长。小四儿的红绳拉着大学生的两个乳头链条，黄绳子拴着大学生屁股后面的肛塞，肛塞里面有一个充气球，涨满了大学生的肛门。蓝绳子拴着大学生的龟头锁，白绳子则拴着大学生的阴囊。

“开车”三哥下命令。丰田唔地一声起动了，这股力道立刻传递到四根绳子上，只听到二十米外大学生一声惨叫，被绳子拉倒在地，拖出了几米远。

“停！”三哥叫到。几个人跑下车，过去一看，大学生倒在地上，赤裸的胸前全是血污，那根乳头绳子竟然把那根铜链子拉掉了，牙签都蹦了出来，两个细嫩的乳头全开了花。龟头锁也拉掉了，龟头从冠状沟下面全撕裂了。大学生倒在地上，疼得直翻滚。

“你他妈的不会跑啊！起来！”建军一把把大学生提起来，大学生双腿颤抖。

“把腿分开！”小四儿和力中一人握住大学生一条腿，把大学生的腿分开。

刘世斌惨叫着，突然小腹一挺，尿，血噗的射了出来，最后连乳白的精液也喷了出来。

“是刚才捆太久了，大腿痉挛了，这小子失禁了！”三哥骂道。

“我叫你失禁！”小四儿一脚把大学生踹倒在地，几个人把他们的新奴隶踢来踢去，直到大学生可以站起来跑动。

车又开了，黄绳子和白绳子拉着大学生在高速公路上飞奔，他赤裸着，双手被反铐在背后。

车停了，绳子把奴隶拉到跟前，一停下来，只要被屁眼后面的肛塞往里一推，大学生的鸡巴就射出几股血尿。

就这样，一直玩到了仙人洞。

进入仙人洞，只见一副对联：南台红楼羞启齿，天上人间亦下流，中间斗大的三个字：仙人洞。

刘世斌被牵着进了洞，他望着钟乳石溶洞里的一个打麻将的人，呆住了。

“影帝哥！你瞧你们小朋友的表情！”省法院院长捂着嘴笑道。

大学生呆呆地，他看到了他想找的书记，正坐在麻将桌旁，脸上贴着几条白纸。“去去去！接着打，别想耍赖啊！我给你说！”书记催促着。

仙人洞是上流社会和三教九流的世外桃园，很多人都是大箱大箱的现钞进进出出的。

建军给大学生解开了绳子，但是脖子上又套上了带链子的铁环。

这时三哥和省长秘书过来了。秘书指尖一点大学生，道：“就是他啊？嗯，不错，我看过你的简历，你是原生态的高智商的帅哥，看你的头发乌黑，阴毛浓郁，就知道你的精血充沛！你就是最佳人选！我要把我的玉葫芦放到你的卵子里吸取你的精华！”

“不!”大学生对着三哥叫到“主人，你说我是你们的奴隶，我的睾丸还要留着生儿子的！”

“胡说什么？你是我们的奴隶，就没有生儿子的份！留着卵子就是给主人服务的，不是让你生儿子的！”建军训斥道。

“不行!”大学生开始挣扎。

“狗狗们，给我上！”秘书一声尖叫，几条人型犬扑了上去，他们有的是农转非调教成狗的，有的是下岗职工训练成狗的，有的是和大学生一样，屈打虐待成狗的。他们都是手脚着地，吃主人吐在地上的食物。大学生一个人抵不过四条人犬，一会功夫就被摁在了地上。

“医生，快把我的玉葫芦放进去，他好饿了哦！”秘书打开一个白瓷盒子，里面有两颗带壳花生大小的白色的玉石葫芦。

医生俯下身，打开红十字箱，在大学生的身下垫了一块白布，先给大学生的阴囊消毒，然后说：“劳烦几位壮汉，按住了”

大家知道是不打麻药，硬上。

秘书解释道：“法师说了，这对宝贝要用鲜配的元精饲养，不能用化学药品，尤其是麻药，那会伤了宝贝的灵气！”

医生用手术刀，在大学生的阴囊左右侧各切开一道两厘米的口子，大家不在乎大学生的惨叫，只盯着那被挤出来的大睾丸。

大睾丸被手术刀破开，医生用细手术钩子，把睾丸内扣出一个葫芦形状，然后把一只玉葫芦放了进去，在大学生拼命挣扎又被死死按住的惨叫声中，缝合了睾丸。两个睾丸都做好了，又缝合了阴囊。

他拿了一块冰，将玉葫芦冻凉。

然后秘书让几条狗用鞭子抽打大学生，直到大学生哀嚎连连，浑身冒汗。

他用手电往大学生的阴囊一照，看到里面的玉葫芦变得透亮，似乎有大学生的精血弥漫进了玉葫芦。

“你们听好了，以后都要这样，我的玉葫芦一定要冰，这个奴一定要血热，用他的血来熔玉葫芦，决不能让我的玉葫芦反过来补他！”秘书命令道

“是的，主人”四条人形犬答道。

RE: 血剑铁岭(17)

本帖最後由 gangqiang 於 2012-2-11 23:40 編輯

刘世斌的精血滋润着玉葫芦，每天四条人形犬都会给他做几次精血转换，喂养玉葫芦。

玉葫芦吸食了大学生的精血，似乎有一种气息可以在大学生体内游动，尤其在他身体开始发烧的时候。他看到这些给他施刑的人形犬偶尔露出的身体，几乎都有被人弄伤残的痕迹。

他在被鞭打的迷糊中，看到了一个北方人体格的青年，他的阴囊很大，里面不像是睾丸，倒像是吃满了苞米的鸡嗉子。“想知道他的事吗？”刘世斌在昏迷虚妄中，突然看到了玉葫芦在对他说话。

“想”大学生的脑海里一切都变得立体起来，人就像可以飞一样，飞到了一个城市，飞到了农贸菜市场。

有20多个老太婆叽叽喳喳的围着一辆三轮平板车，再往里看，只见一个北方小伙在中间，两边挤满了买菜的老太婆。小伙子二十出头，有着北方男人的骨架体格，更让人惊讶的是，那小伙子赤裸着上身，下面扎着宽布裤带的暗绿色军裤拉到了肚脐眼下面，有几丝的黑毛从裤带上冒出来，不知道是小腹的毛还是阴毛，小伙子一口一个“阿姨！”“您好”“您慢走”，但是买了豆腐还不肯走的太婆，用手抚摸小伙宽阔的胸口和乳头，

“小贺，你看你啊，这么忙，身上都弄脏了”

“哎！张妈！你买完了还要摸完了才走啊？你是不是要带小贺回家去洗嘛？”旁边的太婆们一阵嬉笑。

下一个太婆故伎重演，她去拿小贺小腹前的那块豆腐，而且让豆腐的一边一直贴靠到小贺露出的小腹，再把豆腐拿起来放到秤上，这样豆腐水就顺着小贺的腹部向下流，每天小伙子的裤裆都被豆腐水弄的浇湿。

“小贺，王阿姨回去了，我今天中午用你的豆腐做麻婆豆腐，下午阿姨还来买你的豆腐，晚上还吃你的豆腐！用你的豆腐做豆腐精汤！”王阿姨每次都爱说很多“你”，同时每说一个你，眼睛就恶狠狠地在小贺的乳头和裆间钻一次。

太婆们非常照顾小贺，每天都来买他的豆腐，小贺一天可以卖两大车豆腐。所以即使大冷天，当太婆们不好意思的提醒他：“小贺，你热不热嘛？”小贺都会毫不犹豫地脱掉外衣，把自己天生的身材轮廓展示给照顾他的买主。

推着车收摊回家时，常有隔壁的摊位突然泼出一盆污水，不是溅他一身泥，就是把他的鞋子弄湿。接着里面就传来难听的话：“你妈逼！只听说豆腐西施，没听说过男豆腐西施！”

小贺这时总是笑呵呵的躲过去，这个北方小伙的家乡有个习俗，就是男人不当着外人的面流泪。他的母亲早就和其他男人走了，他的父亲在外打工被砸成重伤，工头给他父亲的补偿根本无法活命。小贺那时就从学校出来了，他有一副让男生艳羡，女生惊颤的身材，他想自己也许可以成为电影明星，一夜暴富，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他渐渐错过了那个年龄，他过20了，用这种方式来卖豆腐，对他来说，对一个西北汉子来说，算是逼上梁山的，但是想到他的伤痛在床的父亲，他就觉得可以忍受一切。而且自己用的是自己的身体，顾客也高兴，甚至有时他还想，你也来做男豆腐西施啊，你有那个本钱吗？

几家同行看着小贺眼红，一想到自己没有那个“本钱”，自己脱了衣服，露出来的全都是肥坨坨，就更觉得人比人，气死人，所以越想越窝火。“小二子，你不是和城管季队长有一腿吗？”一个豆腐贩子说。

“张大爷，你家也有人在干警察哦，大家都要想想办法，不然我们这些老人家，就活活给气死了！”

这天一大早，小贺从作坊里装满了一车豆腐，把一个煮热豆花的煤油炉锅架在车上，就往菜市场方向去，还没上大路，背后肩膀上有人用皮带拍打他。

“你是不是贺小军?”

“是我，怎么啦？”

“我们是城管和公安的，你不要紧张，跟我们走一趟，我们有些事情要请你核实一下”

“什么事情？”

“接到群众举报，说你的豆腐有质量问题，和我们去说清楚，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贺小军觉得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歪，“走就走！”

离开闹事区大概有4000米了，小贺没想到这些城管和警察还真能走。来到的地方不是公安局和城管局，而是一家私营企业的工厂。

小贺把车推进了一个类似仓库的房间，后面的人把仓库的门关上，还上了锁。

“你就是那个男豆腐西施？”一个城管用皮带拍着自己的大腿，眼睛斜吊着看着贺小军。

“我不懂你说什么，这和我的豆腐质量有什么问题？”贺小军怀疑这帮人的来意。

“那我就来给你说说，你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身裸体，耍流氓，勾引良家妇女，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扰乱我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现在就可以把你的车和作坊没收！”一个警察坐了下来，翘着二郎腿，不屑一顾地说。

听到要没收自己的生意，贺小军立刻回道：“各位城管大爷和警察爷爷，求求各位，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我改，我该，求求大爷不要没收我的车子，我要赚钱生活啊！”

“你就知道你要生活，你挡了别人的财路，挡人钱财，就是杀人父母，你知道这个厉害不？小娃？”一个警察说。

“我知道”贺小军知道今天这些人有备而来。

“那你懂了？”城管又问道。

贺小军一头雾水。

“我第一个问题，你就是那个男豆腐西施？”

警察和城管一帮人互递着眼色，淫荡地笑着。季队专门从城管里挑了几个爱虐男人，尤其是年轻帅气的帅哥的城管，和几个平时有同好的警察一起，来会会这个大名鼎鼎的男豆腐西施。看到贺小军的第一眼，这些人的眼里就虐火燃烧，果然群众的眼睛就是雪亮的，男豆腐西施不是浪得虚名。

“怎么，小子，不识相，还要大爷帮你脱吗？”其他城管嚷嚷道。

“各位大爷，只要不没收我的豆腐车，我脱，我脱！大爷们喜欢我就脱！”贺小军脱去了上衣，露出自己万人迷的身材。“把下面也脱了！这里都是男人！”几个警察也叫道。

“好嘞，各位爷喜欢，那是我贺小军的造化，我给各位爷脱！”贺小军解开裤带，把自己脱得精光。

“那边有水管，让他去灌肠，多冲几次!”

两个城管给贺小军用自来水管灌了七八次，直弄得贺小军喊肚子痛。灌完了，贺小军请求让他喝一碗咸豆浆，这样他才有体力来伺候各位父母官大爷。

贺小军恭恭敬敬地给每位爷舔乳头，舔鸡巴。在大陆，警察这个职业虽然是很多人性幻想的标的，但是现实中的警察恰恰是各类职业中最肮脏最邋遢的一类人，贺小军强忍恶心，把警察的包皮垢都舔舐干净。然后他把洗干净的屁眼撅起来让各位爷轮奸他。

“各位城管大爷，各位警察大爷，你们爽了没有？没有爽的话，小弟愿陪各位继续!我先去洗洗后面吧，后面又想拉了！”贺小军急匆匆跑到水管边，自己冲洗起后面来。

“这小子！他他妈的！我。。。。。。我”一个警察骂道。

“我来替你说吧，这小子这样对我们，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虽然口头上叫我们父母官大爷，他其实内心里早就认定我们全是人渣，正是这样，他才什么都可以说，好把我们打发走。第二种，就是。。。”

不等城管说完，警察接着道：“就没有他妈的第二种！这小子就是在和我们装逼！”

“对，好小子，玩到你大爷的头上来了，得嘞，爷们今天就给他来玩真的，看他还装逼不装逼！”

(18)

贺小军冲洗干净后面，快速穿上了衣服，“各位爷，你们爽了吧？我还得去卖豆腐，不然这一车就烂了，谢谢各位了！”“

“怎么样？”几个人交换着眼神，看来城管猜的是对的。

“小子，站住，大爷还没玩爽呢！”一个城管站起身。

贺小军身体一怔，握紧了拳头，但是立刻又改变了态度，“好，爷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只要不没收我的生意就行！”

“这个可是你说的！”警察起身，和其他警察一起，熟练地用粗绳捆绑住贺小军的身体，让他的身体特征更加突出，更加诱人。

一个城管拿着剪刀，把贺小军的衣服撕碎，裸露出胸部，乳头，裤子剪开，裸露出鸡巴和肛门。

一个警察开始拉扯，揪捏小军的乳头，不一会乳头就红肿起来，他又用一个吸奶器开始吸贺小军的乳头，直弄得两个乳头暴突出两公分高，连乳晕都拉了起来。

贺小军乳头被弄的异常敏感，轻轻碰一下就刺痛，所以连连呻吟。

一伙人把帅哥绑在了一个铁板上，后来贺小军才看清，那是一个射击靶子。他的胸膛被捆的高高挺起，他的煤油豆花炉架在他的两大腿间，上面堆着雪白的豆腐，他的睾丸和鸡巴都埋在四周的大方块豆腐里，豆腐四周用细绳捆着。

他的屁眼里被塞进了一个假鸡巴形状的按摩棒，只是上面有几个金属亮点。

他们给贺小军头上戴上了一个耳罩，里面放大音量的歌曲。这下贺小军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现在他看清楚了，这不是一个仓库，而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射击馆。其实这是一家为国外代工高级气枪的私营企业。

一行人激动地从枪架上取自己喜欢的气枪，枪弹有钢珠，铅弹等，但是都选的最小的气枪弹，同时都调整气枪，使得弹珠最多打进贺小军的肉体两厘米。有两个躲在遮挡板后面，给贺小军的胸肌下面戴上钢罩防护，只露出胸肌乳头。

“把眼睛给他蒙上！”50米外的射击点有人喊。

遮挡板后的两人赶紧给贺小军戴上眼罩头盔，同时警告贺小军不要乱动，就不会有事。

贺小军心里充满了恐惧，赤裸的胸肌阵阵发冷，红肿耸立的乳头被虐的又热又辣。他听不见声音，也看不见墙上有投影屏，上面是遮挡板后的警察打的字：左乳头射击

射击点的人都戴上了耳罩，这些进口气枪很先进，都有激光瞄准镜，十几道激光都射向贺小军的乳头。

“我先来，我先打穿他的乳头下面，在乳晕上开个透明小洞！”

贺小军在紧张中突然感到左乳头一震，投影屏幕上显示被击中的乳头被从乳晕击穿，剧痛传来时，从乳晕洞里流出两股浓血。

贺小军痛得条件反射般突然夹紧肛门，肛门里的按摩棒像是被启动了，里面有几个地方发出针刺般的电击。他觉得自己阴茎硬了。

耳塞里传来警察的声音，“小子，要是你的鸡巴从豆腐里钻出来，就枪打出头鸟！”

十几道激光射来的地方都发射出子弹，他的左乳头尖被打掉了，上面的乳头被打烂了， 接着子弹开始集中轰击他的乳头根乳晕，几十枪过后，贺小军的左乳头被削平了。子弹又开始射击贺小军最傲人的胸肌，胸肌下沿最性感的地方成了最受欢迎的射击处。在贺小军的惨叫中，左胸肌下沿被削掉了一大块。

贺小军的肛门夹得更紧了，但是受到按摩棒的刺激就越强烈，他感到自己的鸡巴已经拱到了第一块豆腐下面。

遮挡板后面的人调整贺小军的位置，让他的右胸朝向射击点。左胸被摧毁后，仅存的右乳头变得异常敏感。一颗子弹打中贺小军的右乳头就引发他一声惨叫。右乳头在不断被打穿，炸烂，乳晕被打烂，接着性感的右胸肌下沿也被击中攻击。由于神经兴奋起来，这次的疼痛比上次更强烈，按摩棒被夹到一定压力时，突然开始剧烈震荡起来，抽插！贺小军的鸡巴很标准，坚硬，粗长，挺直，在按摩棒的剧烈刺激下，贺小军的龟头从豆腐上冒了出来。最后不仅巨大的细嫩的龟头冒了出来，下面的阴茎干也挺了一些出来。

贺小军的眼罩和头盔突然被取了下来，身边的两个警察捏着耳挂式麦克风说：“看看你的鸡巴！现在开始要枪打出头鸟！”

一个警察已经掏出准备好的气手枪，一个红点瞄在了贺小军通红发亮的龟头中央，尿道马眼上。

“你信不信，我这一枪从这打进去，从他屁眼打出来，你在他屁眼下摆几块豆腐！”

警察扣动高压气手枪，贺小军的鸡巴突然僵硬了，紧闭的龟头尿道缝被打出一个4.5毫米的洞，几秒后突然一股浓血从龟头的洞里喷了出来，贺小军剧烈挣扎着，肛门后的棒子更加剧烈抽搐，贺小军的阴茎干至少有两厘米都挺了出来。

“没有动静了，看来窝在里面了，没打穿啊！看看我的！”另外一个警察又给贺小军戴上眼罩，免得他乱动，然后拿了一杆长枪。“这个枪在这个距离，可以打穿三个易拉罐，我不信打不穿这小子的鸡巴！你看着他屁眼下的豆腐！”

警察拿起长枪，瞄准贺小军大龟头上的小洞。他调整了枪位，“啪！”，贺小军浑身都绷紧了。

“这是什么呀！”

子弹从贺小军会阴的地方射进了豆腐里，流出来粘稠的液体，滴落在豆腐上，接着帅哥乌黑的阴血喷了出来。

“是打穿了前列腺！”

“别挡着我们，我们要枪打出头鸟了！”对面的那些急不可耐的射击手叫到。

贺小军的眼罩被拿掉了，要让他自己看到自己的大龟头被射击的样子。

“我先用细钢珠打穿他龟头下的阴茎！”

贺小军一声惨叫，龟头下坚挺的坚硬的阴茎被钢珠射穿了一个洞，鲜血从里面向两边呲出来。

贺小军肛门夹紧到了极限，按摩棒的电流也增强了，他觉得自己在剧痛中要射精了！

十几道激光争先恐后的瞄准了小伙子的大龟头，阴茎干，各式各样的子弹都想钻进这根诱人的阴茎。

小伙子的龟头里嵌满了铅弹，“现在开始歼灭战！”一个城管叫到。

十几杆枪换成了尖头弹，一枪就削掉了贺小军一块龟头肉，贺小军的精液一下蹿出三米高，激光闪烁，大龟头被打烂，削掉，在鸡巴喷射出一股一股精液的瞬间，贺小军坚硬的龟头下阴茎干被一起发射的尖头弹给射掉了。

鲜血和精液染红了雪白的豆腐，成了鲜艳刺眼的鸡巴龟头烂肉豆腐。

投影屏上，警察打出一行字：下一个项目是比赛：隔雪射蛋！

（19）

两个警察给贺小军戴上眼罩，把一个麦克风挂到贺小军的嘴边。

屏幕上显示各个射击手的名字，旁边是显示小伙子阴囊的监视视频。

从左到右开始射击，大家都想打中小伙子的阴囊，最好是钢珠射进睾丸，但是开始只是打穿了豆腐，直到第十个射手射击后，才听到贺小军被扩音了的惨叫，一颗钢珠射中了贺小军的睾丸。接下来的十几枪，都传来贺小军的喘息和惨叫，射手们不断得分。

两个警察把打碎的豆腐拿掉，干脆让贺小军背对设计者，屁股下面到肛门的地方堆砌起豆腐墙，摄像头可以看到肿大的阴囊，里面被射中的睾丸已经膨大起来。

肛门里的按摩棒抽了出来，小伙子的肛门收缩着，喘息着，最后有一个粉嫩的小圆孔，无法收紧。屏幕上加了一条规则：打进肛门加一分，打中睾丸加十分，得分最少的今晚请客。

虽然肛门小洞和阴囊睾丸都在抖动，但是还是很多钢弹都射进了小洞里，睾丸被击中的几率更小，但是也激起了射手的兴趣，每人面前都有一大盒各式各样的气枪弹，供小伙子鲜嫩的肛门小洞和大睾丸品尝。

贺小军嗓子都喊哑了，他的一个睾丸至少被射进了五十多颗珠弹。从肛门射进直肠的弹珠有的射进精囊，有的射进肛门括约肌里，这些剧痛和射中睾丸的刺痛相互交织，让小伙子的被打断头部的坚挺阴茎继续射精和喷血。

最后看到贺小军的阴囊几乎被打成了筛子，射击才结束。

贺小军眼罩被拿掉了，一只打手握住他肿胀的射满弹珠的阴囊，“小子，还给我们装逼不装逼？”警察问道。

警察的手在使劲的揉捏着，里面的睾丸组织，和其他被打断的阴囊附件都被弹珠碾磨，绞碎.

“给老子哭一个看看！不然我把你的睾丸烂肉都挤到锅里！”

就在警察用力一挤，第一缕睾丸浓汁挤进热水锅里时，贺小军突然喊起来，仔细一听，他是在跟唱，是耳机里放的刀郎的《驼铃》。

原来每年党过大寿的时候，单位上干部都要嚎只山歌给党听，今年他们要嚎的正是《驼铃》，一首老歌，可以想象，由于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早已没有了真实感情，但是这一队壮汉，在舞台上用刀郎唱法唱出来，却是另一种暴发的，暴虐的，男人的声音。但是现在贺小军的声音却完全不同，虽然歌词没变，但是那种凄厉惨烈的意境却是在倾诉一般，在如此的近距离，立刻击中了那个警察的心底，击中了他们外强中干的灵魂。

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

耳边响起驼铃声。

路漫漫，雾茫茫。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一样分别两样情。

战友啊战友，

亲爱的弟兄，

当心夜半北风寒，

一路多保重。

贺小军眼里没有眼泪，但是那如泣如诉的嘶哑，撕裂的声音直击人心：大明星哪个不是演到一半就脱衣露肉，这也是耍流氓?这样就算是调戏良家妇女！我是为了给父亲治病，起早摊黑，累死累活，感天动地，上天，为什么这样对我！

警察和城管不知道，贺小军的那个从小唱信天游的民族，男人从不当众流泪，更不会在暴力下流泪，但是男人一开口唱歌，就能击中人的灵魂。贺小军当时在离开学校时，给班上的老师同学唱了一首毕业歌。明知自己无法毕业了，但是他还是那样从容安详，歌声凄切哀凉，歌者面带笑容，受众却早已泣不成声。

贺小军的《驼铃》如惊涛拍岸，在近距离，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几个警察立刻被击中心灵，泪如泉涌。“不许给老子唱了，听到没有，不然打烂你！”一个警察哭喊到，看到贺小军脸红脖子粗地，继续对着他们唱着，他竟然一把抱住贺小军，一口紧紧地吻住贺小军唱歌的嘴唇。

周围的人流泪的时候也被这一举动惊住了，两个男人狂吻，一个目光凶狠，如高山巍峨，怎奈有两道瀑布般的泪泉无法阻止，一个被

吻住，但是依然目光寒彻，毫不畏惧地，直接承接那直射而来的凶狠目光，竟像另一座对峙的伟岸峻岭。

刘世斌在迷糊中看到了另一个对他施虐的人。他的个子高高的，文文静静，看起来细皮嫩肉，但是一瘸一拐的，很是可惜。玉葫芦呼啦一动，

将刘世斌的内心带到了一个万人招聘会场。

一个文静的，白嫩的小伙向一家网络新闻单位介绍自己，说自己是大专毕业，叫彭俊，对方要他去做一个参访，根据参访结果择优录用。

这个采访内容是当时一个县城的乱开矿的问题。农民不种田了，为了短期利益，把农田土地拿来选矿，受到国家禁止，但是仍然有个别顽固分子在谋取暴利。

彭俊自己花钱，包了一辆出租车，还要管出租师傅的吃饭，转了一天，看到大多数违法开采都关停了，还有官方的封牌。到了下午四点多，才终于找到一处生产的工地，外面有几个工人，大多数人都在院子里休息。彭俊拿出相机，快速的拍了起来。

“你哪里的？拍什么？”一个工人喝道。

“我是买矿的，老板让我来看看！可以给我点样品吗？”彭俊沉着地回应。

“这个我做不了主，不要拍了，去和我们老板谈吧！”

彭俊回到出租车，叫司机开车。开出几公里，司机突然叫道：“他们追上来了！”

“快开啊！”彭俊叫道。

“不行了，他们追得紧，跑不掉了！”司机干脆停了下来。

两辆车追了上来，里面跳出来十几个人，有的拿着木棒，绳子。司机被一把揪了出来，甩到地上，一只手拍拍彭俊的肩头，彭俊一回头，“啪”就是一掌，这一掌打的彭俊眼发昏，一个鼻孔流出血来。他被人连拉带扯地拉了出来。

司机说自己是包的车，几个人检查了司机，让他赶快开车滚蛋。彭俊说自己晚上要回单位，一个身材粗壮的大汉说：“还想回单位报信啊？偷我们的技术，看不打死你！”

“我不是偷技术的！”

“那你拍我们的生产干什么？说不说？不说?带走！”

晚上一帮人在喝酒，“这小子是想曝光我们，去领赏！他不知道，现在还能开矿的，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先给他开赏！”

“对！这小子长得不错，而且皮肤又白又嫩，不然今晚带他到那里去乐呵乐呵！”

“好主意！来，兄弟喝的痛快！今晚玩的更痛快！”

“来，干！”

彭俊被蒙住眼，和一帮人坐车坐了有一个小时，才被拉下来。他眼罩解开时，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大屋子的中央。

“把衣服脱了！”

“脱不脱？不脱找打啊！”

彭俊心惊肉跳的脱了衣服，被逼的最后把内裤也脱了下来。

“两手侧平举！脚张开！”一个壮汉凶狠地喝道。由于对方人多，彭俊几乎没有反抗能力，只有恐惧，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皮肤真的很嫩啊！”周围的人抚摸着彭俊的身体。

这时有人给众人分发东西，原来是推车轮胎的辐条，亮晶晶的在每个人的手上晃着。

有两个人直接用辐条一端顶在彭俊细嫩的乳头上，开始挤压辐条，辐条立刻弯曲成了弧形。

“啊！不要弄！”彭俊叫着。

“两手侧平举，不要动，不然这钢针不长眼，刺进你的肺！”刺彭俊乳头的人淫笑着。

(20)

“不好了，大王今晚要过来了！”

“小的们，赶快把这小崽子拿去洗涮干净，等大王回来享用！”

几个人立刻把彭俊驾到浴室里去拾掇开了。

这位大王就是当地赫赫有名的牛魔王，今天到省城去参加国土资源部土地奶奶的蟠桃盛会，回来的路上听说手下抓了一个小帅哥，又白又嫩，立刻心旌荡漾。这老牛早年和结发妻子罗刹女倒卖买煤炭发了家，在当地很有势力，老牛当年也是一方豪杰，就连警察局长都敬他三分。局长只有一个女儿，人称玉面公主，局长有亿万家产，又看老牛是一个英雄，就把警察局长的位子传给了牛魔王，条件是他要入赘做他的上门女婿。其实夫妻的钱财过亿后，夫和妻就不再拘泥于两人之间的小鸡婆之爱了，他们更钟情于大我的博爱。同时警水和黑水相互帮衬，正中牛魔王夫妇的下怀。

老牛吃嫩草，牛局长也不列外。别看他皮糙肉厚，他恰恰喜欢童男，因为他们皮肉娇嫩，他不知道他其实是个娈童癖患者。听说有个小正太闯进了自己的生意，他感到很兴奋，一幻想到这是一个机智勇敢的，娇嫩的小正太，那鲜嫩的鸡鸡，白通通的嫩脚趾头，不禁口水都流了出来。

四个警察把喝醉了的局长服侍上床，赤裸裸的躺在奢华的锦缎大床上。彭俊被带进了房间，警察将他推上了床。

“来！小宝贝儿！让你牛爷爷亲亲！”牛魔王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彭俊白嫩的背部和大腿。

“哎呦！这是什么啊？怎么长毛了？”老牛摸到了彭俊的鸡巴，阴毛。

“局长，这不是毛，我们给他再洗洗！”一个警察拿来开水浸的毛巾，一下盖住彭俊的大腿间，彭俊惨叫着，但是被警察按住，他无法动弹。

毛巾拿掉后，警察熟练地把彭俊的阴毛拔掉，只见鸡巴，阴囊和会阴都红通通的，但是没有烫伤。

牛魔王的大毛嘴呼啦呼啦的舔了上来，只舔得彭俊尖叫连连。牛局长很喜欢舔小正太的肛门，而且舌头可以伸进去很长，弄得小正太鸡鸡直流亮晶晶。

“今年是十三岁还是十四岁啊？”

“我19岁了！”彭俊刚回答，脸上就挨了旁边侍卫警察一巴掌。

“局长说你十三，你就是十三，看你长的那个小屁孩样！不许扫局长的兴！”

接着他们要彭俊舔牛魔王黑乎乎的奶头，然后去舔老牛黝黑硕大的鸡巴，彭俊觉得自己的嘴都塞不下去了。

在警察的逼迫下，他只能一阵阵干呕着给老牛做深喉。老牛突然勃起了，几个警察见状，立刻两个人把持着彭俊的上身，两个人分开彭俊的大腿，用最佳姿势把彭俊的肛门对着老牛勃起的大鸡巴。

“噗！”老牛一插到底，彭俊被剧痛刺激得，惨叫都没有喊出喉咙。

插了十几下，彭俊的肛门流血了。

“见红了吧？”

“是啊！局长神勇！宝刀不老啊！”几个警察卖力的拉动彭俊的胴体来配合牛魔王的抽插，彭俊只有一声声地惨叫。被操出来的前列腺液已经糊满了彭俊的龟头。

牛魔王愈战愈勇，拔出大鸡巴，又开始操彭俊的喉咙管。彭俊感到呼吸困难，腹部一阵一阵收缩。最后牛魔王的鸡巴死死抵住彭俊的喉咙，小腹压在彭俊的鼻脸上，彭俊不能呼吸，四肢拼命地踢动，但是都被侍卫警察强行制止住了。牛魔王在彭俊快要窒息时的浑身痉挛中大叫“爽啊！爽啊！”将大股大股的浓精射进了彭俊的喉咙里，气管里，直呛的彭俊鼻孔，眼睛都反喷出了精液，两眼一黑，窒息了过去。

老牛射精后又躺回了床上，几个侍卫警察很快就把彭俊弄醒了。牛魔王贪婪地舔舐着彭俊的阴茎，龟头，囫囵着彭俊结实硕大的睾丸，又细细品尝彭俊的白嫩脚趾头，最后还是用舌头钻舔彭俊的屁眼，彭俊只有半坐在牛局长的脸上，要让牛局长轻松地舔食他的肛门，但是又不能把重量压在局长的脸上。

牛局长的两只手捏住了彭俊的两个睾丸，捏了几下大睾丸，就转向捏住了彭俊的附睾，而且开始挤捏，拉扯附睾，老牛喜欢的是正太的小嫩蛋，现在彭俊的睾丸已经长得结实成年，所以他就开始捏彭俊柔软的附睾，但是附睾和睾丸之间的撕扯让彭俊惨叫起来，“不要啊！局长爷爷！不要啊！”彭俊哭了起来，眼泪扑簌簌滚落到牛魔王的头上。

“啊！！！”彭俊惨叫一声，原来牛魔王用力撕扯了一下彭俊的附睾，彭俊只觉得鸡巴里小便喷了出来，没有意识到，肛门里也喷出一大堆，糊在老牛的脸上。

老牛一把将彭俊推下床，几个侍卫警察立刻给牛魔王擦洗那些悬糊糊的东西。几个警察接着对彭俊就是一阵噼噼啪啪的踢打。

“把他送给小的们去玩吧，他们一定等急了！什么小正太啊，那么大的睾丸！要是小正太，我可舍不得把他操昏哦，不过刚才他昏过去的时候，那个颤抖啊，真是好爽的了！”牛魔王自言自语地回味着。

几个人伺候着牛魔王上了坐骑陆虎，便飞驰而去，消失在茫茫夜幕里。

彭俊又被带回了那群人那里。

看到彭俊肌肤完好，被虐待后更加显得娇嫩的肌肤，只让这些人痒得牙齿咯咯作响。

那修长的大腿要是能上老虎凳就好了，一定可以让小帅哥疼得大小便失禁啊！那白嫩的脚趾头用筷子夹住，不就可以听到小帅哥宛如天籁的惨叫吗？还有人看到了彭俊的阴囊，就想吸食彭俊的睾丸，精壶里的玉液琼浆，一定是很鲜美，很鲜嫩，很补人的！还有那迷人的圆圆的小屁眼，该用什么东西来扩张呢，赶快想想吧!

这帮人已经急不可耐了，张牙舞爪地向彭俊逼进，彭俊只有惊恐得退缩着，喊叫着。

（21）

老牛在陆虎的第二排睡得直打鼾。一个警察在开车，另外三个也乘机在打盹。

这四个侍卫就是江湖上人称的“鲁北四鬼”。最终归顺到老牛的麾下，还要从一宗跨省案件说起。

海风陶瓷电子厂是南方某省某市的支柱企业，主要是该厂拥有国家级专利技术，产品不仅取代了进口产品，还开始反向出口。公司的技术总工刘海军却突然提出了辞职申请。由于技术已经成熟，厂里并没有可以挽留，而是立刻提拔了青年才俊，26岁的史威，出任总工和副厂长。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公司的主要客户纷纷开始减少订单，而且陶瓷电容器的市场价格开始下滑。原来山东一家企业冒了出来，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同类产品，迅速占领了市场，而且直接拿走了海风的客户大单。

各种舆论此时纷至沓来，对史威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什么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太年轻，太书生气，比刘总差的太多，等等”。

然而，史威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和手下抱着600多万，到了那家名为鲁南电子的企业，这是一家民营企业，史威告诉对方，败者服输，愿意和鲁南合作，合资，共同开发市场，避免鱼死网破。这让这家新崛起的小企业受宠若惊。立刻带着史威去参观工厂。由于钱已经打入了合资公司账户，厂里立刻没有了防范，一切都对史威开放，任其参观拍照。

精明的史威立刻看出这几条生产线和海风的一模一样。但是他们是如何窃取了海风的专利技术呢？

在四瓶茅台喝完以后，鲁南副厂长马子明，张方羽陪着史威去了KTV包间。“大帅哥来了！”马子明对正在包间里喝酒的一个50多岁的人嚷道。

那人站了起来，他正是前海风电子的总工，刘海军！他从厂里的照片上见过他！

史威立刻明白了一切，尤其是看到刘海军那副色迷迷的样子里，更是怒火中烧，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他只能强压怒火，哗地一声，两手扯开衬衣。

刘海军自从和马子明，张方羽接触过后，就和对方达成了协议，以300万成交，接着他就辞职了，毕竟为国企工作了一辈子，他还是个穷光蛋，一旦退休，他就什么都算不上了。他听说是厂里的一个在外地工作的职工子弟接替了他，他当时只是嗤之以鼻。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他只觉得眼前一亮，想不到海风还能养出如此帅哥！更让他着迷的是，史威的那种压抑，挫败后的屈辱，愤懑的表情，激起了他一种原始的冲动。

“年轻人，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漂亮帅气，年纪轻轻就做了老总，将来和我们合作，前途无量啊！”马子明也乘机吆喝着。

张方羽对服务员说，“再来一箱纯生！”

包间里烟雾弥漫，空调不知为什么还在加热，史威体内被烧酒炽烤着，汗水顺着额角淌了下来。刚才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史威已经让手下注意鲁南的财务支出，一定要查到给刘海军的付款。

三个老色鬼轮流给史威进酒，为了拖延时间，史威都和对方实打实地对饮。

“好，小伙子！有大将风度！”三个人一边给史威许着宏伟愿景，一方面拉拉扯扯地把史威扎在皮带里的衣角也都拉了出来，冒着细密汗珠的胸肌，隐隐蠕动的六块腹肌，还有肉嫩销魂的乳头，都让他们东倒西歪。史威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对这些酒场没有经验，喝了白酒和啤酒的混合酒后，就觉得头开始越发混混沉沉起来，几个人乘机把他修长的腿拉直，把他的小腿放平到茶几上，这样舒服了许多，躺在沙发里，他只觉得灌在嘴里的啤酒瓶变得软软的，自己好像有两根舌头在打架，那是张方羽抱着史威的头在舌吻。史威突然觉得腰部也放松了，皮带被解开，第四排腹肌也清凉地暴露出来，啤酒倒在他的小腹上，灌进了内裤，马子明和刘海军如醉如痴地吸啜着萃取了史威体味和浓烈生殖器气味的纯生。等到史威第二天清醒过来，他已经是在鲁南的高管招待所里了。

史威立刻跳下床，刷牙，边洗着淋浴，这时马子明的电话来了“小史，身体恢复了吗？昨天你吐了一身，我们让人给你换了衣服！”

“谢谢马总，我身体棒着呢，没事儿！”史威暗藏着怒火。他看到自己的胸肌有被抓捏过的痕迹，看似被几只强有力的大手蹂躏过，乳头的皮都破了，遇到水火辣辣地疼。睾丸也隐隐作痛，突然感到小腹不舒服，急忙坐上马桶，“扑叽，扑叽”，从肛门里尽然喷出大股大股粘稠的液体，擦在卫生纸上也是悬浊的，想到那三个老头，史威只觉得一阵恶心。

在史威回到海风时，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取证确凿，当地司法部门立刻展开行动，对刘海军，马子明和张方羽发出了逮捕令。

然而，由于是跨省，对方的配合很不给力。几次警方到厂里，厂长都是说他们出差还没回来。而这个时候，海风从国营转到民营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亏损。地方保护主义危害了法律的公正性。这个时间不能再拖下去了。

史威决定自己解决这个方案，他要用自己的办法把刘海军揪出来。

县公安局给厂里派来了两个警察，“这一次你们要配合史厂长，尽快把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唐局长对面前的史威说。

史威一眼望去，只见是两个和自已一般高大的青年，按照他的要求，年纪比自己还小，那样可以扮作驴友。虽然那身英俊潇洒的制服控让史威一时认不出对方，但是当两人把警帽摘下来，史威立刻认出他们来，“是你们啊！”，上去和两个矫健的青年握手。

原来，他们都是健身爱好者，是县城第一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当时由于史威长得很文静，皮肤白皙，一副眼镜，乌黑的头发，让他和这些肌肉控的粗大男人有巨大的差别。即使在上健身课时，史威一直都是长衣长裤，也不愿意和那些肌肉壮男打堆。

可是经验丰富的教练一眼就看出了这个清秀大男孩的心思。

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些内心雄壮宽广的男子，不是都带着一副张飞李逵似的男人身躯来的，史威就是一个典型，他的强壮，结实，雄性，恰恰掩藏在他白净，细嫩的肌肤下。这个结不打开，他就会像是一只被困在牢笼里的猛虎，时时刻刻被自己虐待者。教练握着史威的手，又脱下史威的袜子，看着他的脚趾，叹道，“真是手指如葱白，脚趾如嫩姜啊！”，教练在和他做心理辅导，教练掏出自己的生殖器，让史威也亮出来，和自己对比，教练告诉史威，作为一个男人，他的性器官并不因为自己的白嫩肌肤，而逊色于那些古铜色男人。

在接下来的训练课上，教练要求30多名学员穿着泳装健身，他在音乐进行了20分钟后，特意邀请史威在台上领操。当史威走上去时，台下一片惊叹！原来还以为史威是身体有缺陷，才一直穿着衣服，没想到这么完美俊朗的身材！

教练介绍到，史同学今天和我们一起，放开自己，让我们的身心一起得到锻炼吧！台下的学员立刻鼓起了掌，就是那天，这三个年轻人相互认识了，而且史威与众不同的健美的身材和那副略带书生气的摸样，让两个年轻警察印象深刻。

22）

史威和黄井，黄根两警官乔装进入山东。史威用手机给三个嫌犯发了短信，告诉他们他是史威，很想念他们，希望得到帮助，见面一谈。对方手机都没有回。有过了几天，一个陌生手机发来了一个信息。对方手机回复，让他先稳住，事情会有转机，许诺给他的事情，一定会办到。史威说现在厂里正在追查他和他们合资的事情，希望尽快得到他们的帮助。其实合资公司的账户已经被冻结，资金是安全的。

史威按约定，在一个酒吧，和刘海军进行和视频，对方没有露脸，却要史威露面。望着史威真诚的眼神，刘海军想象着脱去上衣时，史威露出的宽阔的胸膛，细嫩的肌肤，健壮的肌肉。。。。。。，在刘海军的内心深处，他无法抗拒这样一个文静帅气的男孩，或者说史威满足了刘海军潜意识里最渴望的东西。他几次试探，但又不肯放弃，最终答应，让史威和他的驴友来闾琮山找他。

史威仍然是西裤衬衣，而两个警官就地买了两套外国军队的作训服，又像迷彩服，很是帅气。没想到在吕琮山的里面，还有这样一个别墅群。门口有保安，里面却千回百转，郁郁葱葱，似乎有各种辅助设施，娱乐，餐饮，体育运动等。史威来的102楼，两个警察在楼下等候。

“你来了！那两个驴友很帅啊！”刘海军递给史威一杯龙井，手就去抚摸史威的大手。

“现在厂里在查账了，我怕出事，所以来找大哥，帮我想想办法！”史威乔装焦急。

“不要担心，我们已经替你想到了万全之策,到时你就知道了“，刘海军的手抚摸着史威的肩膀和胸脯，“你将来愿意和大哥一起工作，共事吗？我是说将来，一辈子？”

史威感到愤怒，“当然可以，我很愿意”。

“我说嘛，上次我就知道你是我的菜，你也很享受的，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刘海军的眼里流露出的是一种天真无邪的，真挚的感情。史威真是惊诧，这个老男人居然还隐藏着如此细致的梦想。

“能和你在一起，我此生足矣！大哥会把你当成最心爱的人来疼的，走，我们去吃海鲜！”刘海军拉着史威的手，从楼上关门下来。

就在刘海军下楼的一刻，黄井立刻将刘海军的双手铐在了胸前。从另一头过来就餐的马子明也被黄根给上了铐。

一边押着刘海军，黄根一边拨打110。

刘海军看到马子明，立刻面如土灰，他看到史威脸上露出的胜利的姿态，就知道自己原来纯粹是异想天开，他那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打开过的心扉，这一生一世第一次表露的情感，就这样彻底地被别人残忍低践踏了，被凌辱了。他抚摸过史威的身体，解开过他的皮带，他为史威那真诚的眼神而感动，但是，那竟然是这个帅哥捅进他心底最深处的匕首！“啊！刘海军一头撞在墙上，额头破了，一缕血丝流了下来。

“给我老实点儿！”，黄井喝道。

但不知什么原因，大概过了十几分钟，警车仍未到达现场，而这时却有两辆警用摩托车载着六位身着特警服的人赶来了。

史威立刻迎上前，“警。。。”，不等史威说完，第一个特警飞起一脚，正踢中史威的腹部。

“噢”，史威立刻整个人飞了起来，撞在墙上，又落在地上，不禁捂着胸口咳嗽起来。

黄井将刘海军交给黄根，掏出警官证和拘留证，“我们是警察！”

中间那个特警“啪”地一手打飞了黄井手上的证件，接着大手一轮，“啪”的一个耳光，抽在黄井的左脸上。

另外两个警察乘机将想反抗的黄井双手反扭到背后，那个特警满脸愤怒，胳膊发力，“啪啪啪啪！！！！”连着四个耳光，异常凶狠，这么快的速度，完全让黄井失去了反应能力，稍事停顿，黄井感到更猛的一股风从左侧袭来，“啪“，这一巴掌，结结实实，在把黄井的作训帽打飞的同时，黄井的嘴脸噗地喷出一米高的血水来。

“住手！”黄根怒喝一声，一手逮住两个嫌犯，一个弹腿直踢中那个特警的面门，这时他们在意识到这个穿着作训服的年轻人身高有一米八以上。

但是，两个警察都没有留意到，这时又来了大约20余人，分乘两辆小车和几辆摩托车，团团围住他们。刘海军和马子明立刻被来的几个工厂保安推上了小车。

“不要放过那个小子，那是个骗子！弄死他！”马子明恶狠狠地说。

史威立刻被几个人按在地上捆绑起来。

再说一个特警被黄根踢中，这一脚的亏哪里吃的下。

不等黄根弹出去的腿收回，一个同样高大的特警从后面一手卡住了左脚脖子，同时两个特警从后面扭住了黄根的手臂。

黄根的大腿被举过头顶，又有人按住他独立站立的那条腿，让他保持这个单腿站立劈叉的姿势。

一个特警过来，目露凶光地盯住黄根，一手解开黄根裤裆上的一颗扣子，手指伸了进去，一阵摸索，把黄根的阴茎拽了出来，警察的阴茎很长，吊在作训裤外面。

那个特警调整好距离，试了试他的脚的位置，“啪”，这一脚，正好用皮鞋背踢中了黄根的阴茎干。他来回弹跳着，接连又踢了五下，黄根连连惨叫，可是束缚按住他的那群人，反而更加制服住他，让他的阴部更加送出去，另外一个特警从另外一个方向加入，用左腿踢弹，20几脚后，黄根只觉得阴茎变得粗涨，再一脚，一股血从龟头甩了出来，每次甚至甩出一米远，沾到特警的皮鞋和裤管上。

“给我住手！”黄井怒吼道。这是一帮人才注意到，这也有一个警察可以虐待。

他们立刻把黄井绑到摩托车上，臀部下面垫着备用轮胎，两脚被绳子拉着分开，不仅阴茎，阴囊也一起从作训裤裤裆里给拽了出来。

他们有意把裆部的裤子向上拉紧，好让警察的生殖器更暴露。

“这是伙骗子，拿着假警察证件，来敲诈勒索！”

“弄死他们！不要留情!骗子就是要狠狠的打！”

这些人，警察都是被几个老总重金聘用，保安几乎都是当地民工，所以他们把刘，马，张都当成了衣食父母，看到老总被押，他们几乎眼里都急出了泪花。

“打鸡巴是最好的办法，又不累，又痛！”保安们都向手上吐着吐沫，他们有的手宽大肥厚，有的手骨节嶙峋，都要一一作用在黄井最柔软最无助的地方。

“啪啪”“啊！啊！”黄井没有想到会这么痛，小腹内部牵引的涨痛，像要爆裂开来。

一边是黄根的阴茎被几个特警轮流踢中，踢得龟头直接吐血。一边是黄井的生殖器被十几个保安狠狠地教训着。

从黄井的尿道里甩出了像前列腺液的粘丝，被抽打了100多掌后，小便也喷了出来。

“打小偷，打骗子，要扒光了打！”

“就是，我们在村坝头都是这个样子打！”

也是由于打累了，踢黄根的几个人干脆把黄根的全部脱光，拉到篮球架下，一只脚铐在底架上，一只脚拉起来，吊在头上方，两手被捆住拉直，固定在后面的支架上，让他的手脚固定，但是腰部和身体可以自由晃动。

一个特警让电工从库房取来一几捆塑胶电线，特警和保安们按照自己的爱好，剪成长短粗细不一的尺寸，做成鞭子。

黄根虽然阴茎已经红肿破裂，但是阴囊依然完好硕大，浑身肌肉更是雄厚坚实。这几个人手握刚制成的鞭子，冷不防给他的会阴来一鞭子，或大腿上，胸部，让他防不胜防，只有拼命晃动和扭曲。

(23)

黄井也被扒光了衣服，被大字型地绑在摩托车上，两只伸到外面的强壮的脚，成了保安最先攻击的地方。黄井的脚粗壮厚实，几个保安用粗电线狂抽着，毫不留情，一只脚至少挨了五十下，黄井只有咬着牙忍着，汗水从赤裸的身体上密密地冒了出来。黄井受虐的大脚让这些人的虐欲被点燃了，有人拿来两达竹子做的衣架，拆开后用竹节夹住黄井的脚趾，一边两个人地开始玩起了夹脚趾。他们想看到这个肌肉汉疼痛难忍的表情，所以开始滑动那些脚趾缝里的竹节，直到每一次都弄得黄井条件反射地绷紧大腿，把大腿根和小腹都拱了起来。在正午的阳光下，一具强健的男人的棕红色的身体被大字型绑在警用摩托车上，这个完美的身体上只有这个警察弓起的一个地方，是明显的浅颜色，对比起来更像是白色，那就是警察平时内裤遮盖的地方。这帮被虐火烧着了的保安当然受不了这个挑衅。立刻有六个保安，从黄井的两腿间和腰部两侧出击，用粗电线扭成的鞭子，开始攻击警察的那个最柔弱的部位。为了让黄井继续弓起腰，黄井的脚趾已经被夹破了，鲜血顺着竹竿往下滴落着。

这些保安当然谁也不愿放弃打欺头的机会，群虐的时候没有了控制，谁也不愿意不过瘾。黄井的阴毛翻飞起来，连续抽了200多下，在黄井的惨叫声中，裆部白色区域被打成了绛紫色，像套上了一条黑紫色的内裤，只不过内裤是用黄豆粗的隆起的肉痕织成的。

有两个穿特警服的人不肖一顾地指挥着这帮保安，继续让他们疯狂抽打黄井健美的腹肌和两条大腿，不一会，这群保安就把黄井的身躯弄成了紫黑色，那种亲手创造创伤的伤害感，带来的刺激让他们变成了嗜到血的猛兽。只有黄井的最雄壮的两块胸大肌没有被虐待，不知道这两个特警有什么企图。

两个特警像是在中场休息时，给队员们讲授要点。原来他要这些保安把手里大小不一的电线鞭子，在打火机点燃的纸板上，把前端两筷子长的塑料烧化，让他们把2到5根铜丝绞在一起，再用砂纸打磨掉残余的黑色碳胶，直到铜丝被磨得亮闪闪的。

“这下铲起来过瘾哦”

“这哈不给他开口子才怪！”

他们把黄井重新固定好，让轮胎正好抵在黄井背部和尾椎位置，让他仰面，头朝下，阴囊和阴茎则悬吊在被更大力度分开的大腿间。

“这些人连警察都敢冒充，不给他们点儿厉害，以后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一个特警训斥着。

“我是警察，给你说了，老子是警察！”黄井挣扎着骂道，“你个狗日的，把老子放了！”

“看到没有，对付这种骗子就得来狠的！”特警一个手势，从一个保安手里接过他的亮闪闪的铜丝鞭。

只听到“嗖”地一声，划破空气的声音，黄井闷声哼了一下。众人只见黄井左侧腹肌上的皮肤突然疼得向上拉升，裂口处露出了下面的滚动的腹肌，特警得意地把鞭子扔给那个保安。

这下这群保安在黄井的腹部和大腿立刻开了工，在黄井的惨叫和剧烈挣扎中，一道道鞭子把他的腹肌皮肤和大腿皮肤割开，轮流了半个小时大家还没过瘾，只是涌出来的血渍溅的到处都是。这才停下来，有人拿着从黄井身上扒下来的草绿色短袖T恤，纵向擦拭他被虐待的宽大的身体，从腹肌到大腿，像在拨拉百叶窗，接着又用黄井的内裤，横向擦拭伤口，像在给百叶窗除污垢。直擦得黄井连连惨叫起来。

由于年轻警官的肚脐眼附近皮肤较松弛，不像那些肌肉鼓起的地方，表皮都崩裂开来。接下来这群红了眼的占便宜的虐待者，开始集中抽打黄井的肚脐眼附近，直疼得警察眼泪流了出来。一会就积累了200多下，用血红的内裤一抹，肉丝肉碎肉屑擦去后，警察肚脐附近的四块腹肌全都展现了出来，保安们更惊叹年轻警察锻炼出来的雄壮的肌肉块。

“狗日的！把老子放了！”黄井强硬地仰起头，开始破口大骂，他怒视着那个特警，从一开始被狂扇耳光，到被众人抽打生殖器，最后被扒的精光被众人虐待，而且虐待得如此凶残，他早就气炸了。也顾不得警察的文明礼貌用语，“你最好不要被老子逮到，老子要你狗日的好受！”

“你小子嘴还很硬啊！”一个特警手里拿着从黄井脚上扒下的大号解放鞋，奇怪地闻了闻鞋帮里留下的脚汗味。然后用两个鞋底把黄井的头摆正，然后用鞋底慢慢磨蹭黄井被耳光抽打得有些淤痕的脸颊，黄井怒不可遏，“呸“地吐了特警一脸血沫子。特警用袖口擦去脸上的口水，开始抡圆了小臂，左右开弓，抽打黄井帅气的脸庞。可能影响了呼吸，黄井渐渐地嘴也合不拢了，视力也渐渐模糊，他感到特警用摩托车的棉纱塞住了他的鼻孔，他只能大张着嘴，保持着呼吸，大概抽打了几十下，在他喘气的时候，他觉一大团腻滑的东西掉进了自己嘴里，正是那个特警对着自己的嘴，在吐浓痰，紧接着又有五个保安跟上来，刚才这些人喝了车里的工厂带来的酸甜汽水，嗓子里早有大口的痰，五个人的浓痰立刻把黄井的嗓子眼堵满了，特警用他宽大的右手迅速死死捂住黄井张开的嘴，左手控制住他的头，不让他摆动。

黄井意识很清楚，他想开始憋气，在警校里他可以憋气8分半钟，看着他开始憋气，特警向他的几个同事打招呼，立刻跳过来两个瘦削精干的特警，眼睛油亮亮的像厨房里的老鼠，手里都拿着一把尖嘴钳。

尖嘴钳夹捏着乳头尖撩拨了几下，年轻警官的乳头就勃起了。看到黄井如此敏感的乳头，三个特警都兴奋起来。

黄井感到自己的乳头被人撩拨，那种感觉很刺激。在战友中，他和好几个年轻警察都有肌肤之亲，但是，那是一种兄弟的纯情和军营特有的潜规则。

有时一个年轻帅气的警察加班回来，倒在床上或沙发上睡着了，几个小子递一个眼神，就开始了游戏。

他们慢慢揭开警察的衣领，衬衣，捏着，抚摸着他的敏感的乳头，等他的阴茎勃起后就解开他的裤扣，用新鲜的唾液给他润滑阴茎，那个帅警察在呻吟着，但是，保证不会醒过来，玩他的小伙子们也说，他还在睡梦里呢。他们谁也不想破坏这个只有同志，战友，加生死兄弟才明白的游戏，据说，我军历史上曾经有一只伟大的部队，就是靠着这钟感情，士兵们心有灵犀，才战无不胜的。同室的战友含着自己帅哥同事火热的阴茎，直到警察的生殖器如管道般颤动，将大股大股的精液射进战友的喉咙里，帅警察仍然还在睡梦里呻吟。最后会被脱去外衣外裤，被战友抱上自己的铺位，盖好被子，再在他英俊的嘴上亲一下。

可是现在那种感觉被破坏了，尖嘴钳拧住他鲜嫩的乳头，突然转动了360度，接着又是一圈，以乳头为中心的胸肌被一下拧成了包子，两个人一起使劲，尖嘴钳夹着警察的乳头，突然叽地陷进了宽厚的胸肌里，而且拼命往里面钻，疼得黄井眼前一亮，脖子上青筋爆绽，他直起脖子，他的闭气被打破了，他开始大口大口吸着特警死死捂着他的大手，特警当然感觉到了，但是还是又停了两分钟，才突然松手，黄井咕噜着立刻把口里的浓痰都吃了下去，刚获得一口空气，一个保安一嘴罩在警察的嘴上，嘴里的浓痰呼地一声被黄井吸进了喉管里，这样一连十几个保安都嘴对嘴压着黄井，被黄井澎湃起伏的胸肌，和强大的肺活量进行人工吸痰，最后终于获得了大口喘气的机会。

黄井的乳头已经被折磨的肿大了五六倍，一个特警从车里拿了几包烟过来，一人一只点起来，用黄井大张的嘴做烟灰缸，同时盯住黄井异常敏感的红肿的乳头和眼前红彤彤的烟头。

（24）

特警终于等不住了，用弹掉烟灰的烟头炙烤黄井左边的乳头，没想到黄井乳头太敏感，几个保安过来按住黄井高大的身体，两个人按住一只胳膊和手，还要两个人才能按住警察的一条大腿和脚，这样总共要八个人才能完全制服住黄井，这下只有黄井赤裸的躯干可以在轮胎上挺动。

三根通红的烟头来回接触着特警的乳头，发出吱吱的声音，散发出烧烤乳头香味，疼得年轻警察把鸡巴和阴茎甩得啪啪直响。一会左乳头就成了灰黑色。一个特警在烫警察乳头尖的时候，警察甩动的阴茎突然变得半硬起来了，最后竟竖立起来了。另外一个警察立刻接着用烟头烫警察的左乳头顶，隔着灰色的壳，黄井已经渐渐耐过了敏感阈值，这个烫热刺激，让他的阴茎像破土而出一样，挺起来像一截甘蔗，龟头又大又亮，尿道口也爆开，鲜嫩欲滴。三个特警得意的交换了眼神，看来他们没少虐待男人。他们知道像黄井这么敏感的乳头，一定连着阴茎的兴奋神经。一个特警拿来砂纸，细细打磨黄井的左乳头，疼得黄井极力挣扎，但是只有阴囊摔打的啪啪响。也许是磨皮的过程太疼了，黄井的阴茎渐渐软了下来。左乳头的皮全被磨掉了，通红的乳头肉暴露出来，一个特警竟用嘴去吸黄井乳头分泌出的露珠般的组织液，接着用火热的舌头刺激着警察暴露的乳头，直到感到黄井的乳头已经完全坚硬地勃起。一个特警手上点了两根烟，三个人同时把烟灰弹在黄井的嘴里，四个通红的烟头，对着黄井的勃起的左乳头，同时狠狠地按了下去，“滋滋”“啊！！！”黄井一声惨叫，在警察甩动的阴茎里，一股股尿液亮哗哗地甩了出来，黄井不知道自己小便都失禁了。

保安们早就等不急了，三个特警一边休息时，二十个保安轮流开始虐黄井的双乳。八个人按住身体，一个乳头被三个人同时虐待，被烟头烫黑，再打磨，再烫黑，再打磨，不到十个回合，挣扎的警察的两个乳头就被磨平了，保安还不过瘾，又用尖嘴钳夹黄井的乳晕，等乳晕隆起后，又开始虐待乳晕，乳晕带来的是剧痛，黄井几乎要昏了过，他最恨的就是那几个恶毒的特警，他们根本就不配当警察！

“我操你们祖宗八代！你们这些狗日的！你们只有仗着人多，你们他妈的不是男人！他们是他妈的怂包软蛋！”黄井性格其实很倔强，被14个保安同时拾掇着，忍着剧痛，对着休息的几个特警破口大骂，在减少疼痛同时也发泄自己的怒火。

但是他只管自己骂得痛快，没想到当着这么多人骂几个特警不是男人，是怂包，最终还是让几个特警也面子上挂不住了，被骂火了。

特警让保安把黄井的上身按进座位里，把两条大腿拉平绑在两边，腰部屁股部分竖起来，两边还是各有两个人压住警察的大腿。

这样警察的会阴，阴囊都彻底暴露出来，那个抽耳光的特警一个人站在警察的背面，两个特警站在警察的腹部两侧的地方。他们分别抽掉了三个保安腰上的皮带。这三个地方，都可以随意抽打到警察的阴部。

“接着骂啊！怎么，小子，不敢骂了？软蛋了？”特警调侃道，手里折叠的武装带轻轻地拍打着警察赤裸的会阴，让里面埋藏的那根滚动的肉筋慢慢地隆起，让上面稀疏的浓黑的阴毛也绽放开来。

“本来我们要给你上道胸肌大餐，但是你想证明我们是不是男人，我们就给你来个男人的直通快餐！让你直接过了男人这一关！”

“你放心，将来如果还想要孩子，就来找我们几个给你弄！包你小子要多少有多少！你自己的，以后就歇菜了！”

“哈哈”，几个人怪笑着，用皮带轻轻拍打着警察的阴囊。

“我是警察，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乱来，小心犯法，罪加一等！”黄井喝道。

“你不是害怕了吧？警察同志？”

“好！你们有种就来吧，照着你爷爷这来！”黄井努力把阴部挺起，让阴囊更显眼，“有胆子你就给爷爷上！不打残你爷爷你就不是爷们！”

黄井的职业特性让他产生习惯反应，对方那些外强中干的地痞，你越是大胆，越是能震住他们。果然，围观的民工有的人面露忧虑神色。

“我好害怕啊，我都被你吓住了！”一个特警故作惊恐的样子。

一个特警做了一个交叉的手势，两个站在黄井腹侧的两个特警会意，开始挥动皮带，抽打从警察肛门到阴囊根部的部位。警察最敏感和细嫩的部位被几十皮带抽打成了酱紫色，又是十几皮带，鲜血从会阴破裂的皮肤溅出来，从腹股沟流下来。

警察继续破口大骂，直到抽打停下来。

那个特警一脚踩在轮胎上，看着脸憋得通红的黄井，“这只是给你点开胃菜，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们不敢动你啊？”

“操你妈！有种你就来！”黄井怒骂道。

特警扭了一下脖子，将手中的皮带甩了几下，“啪”地一下，抽打在黄井的一条大腿内侧，接着又是另一条大腿，直到他好像找到了皮带抽打的准头。

“啊！！”黄井一声惨叫，这一皮带夹着风声，正抽打在他的阴囊中缝上。接连十几下，皮带都准确地抽中了黄井的阴囊中间，旁边的民工看得心惊肉跳，那个警察最细嫩的部位，看着一皮带下去就变成紫色，再看到细嫩的皮肤都似乎翻开了，更似乎看到了里面被带起的强壮的睾丸。在这个特警休息的时候，两边的两个特警又轮起了皮带，这次直接作用在警察的左右睾丸上。

稍微一停顿，警察的阴囊就肿了起了，第二次抽打开始了，特警用力越来越重，终于噗的一声，一些浆液竟然溅到了特警的脸上，警察的阴囊被抽爆了。几个人继续抽打，直到里面的液体都被打出来，空气里立刻弥漫着一股男人精液的味道。这不是黄井射出来的精液，这是从他的睾丸附睾里抽打出来的，一定是附睾什么地方被抽破了。

几个特警叫过来三个保安，淫笑着给他们耳语者。

几个人去车里取来了三根汽水吸管，一个保安还找来了一瓶当地的烈性白酒。三个人在黄井被抽打的皮肉破裂的阴囊上试探着，各自找到一个裂缝将汽水管尖头插进了警察的阴囊。三个保安各含了一大口白酒，然后慢慢地用塑料管子吹进了黄井的阴囊。受到抽打的睾丸，已经造成了创伤，白酒正好浸入这些睾丸上的伤口。黄井突然一声惨叫，他的两个硕大的睾丸，就像被撒了盐的泥鳅，在阴囊里蜷曲扭动起来，像是活了起了。三个保安立刻用管子追着睾丸吹酒。有一个保安看到黄井的阴茎竟然又硬挺挺地立起来，立刻开始给黄井手淫起来。

保安饶有兴趣地用嘴咬着管子调戏警察的睾丸，两根管子终于按住了不断滑动的左边大睾丸，第三根管子开始刺探睾丸上的入口，终于，警察浑身一震颤抖，锋利的汽水管尖刺中了附睾和睾丸的连接处，保安感觉管子一点一点地刺进了警察的睾丸里，他开始向睾丸里吹烈性白酒。

“啊！”黄井一声惨叫，一股精液从坚挺的阴茎里喷射出来。给黄井手淫的保安叫道：“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再来几次！”

有了这次经验，一个保安一下就点中了黄井的右睾丸根部，另一个管子也刺了进来。

两根管子同时向黄井的右睾丸推酒进去，黄井被剧痛撕扯着惨叫着，小腹和阴部剧烈地抽动，将一股一股浓稠的精液，在保安疯狂的手淫中，向空中喷射，让周围都充满了浓烈的精液气味。他感觉到自己的睾丸可能再也不能生育了。

(25)

黄根这边，被如同一字的拉开大腿，让自己的最软弱，最隐私的部位暴露给这群民工保安。收拾完了黄井，这帮特警又对黄根这副健壮完美的躯体产生了强烈的虐欲。那种被激发起的血腥虐欲如同野兽的咆哮，正在变得更加狂热。一个特警熟练地把一个铁丝弯成双股，在黄井的鸡巴阴囊根部套了一个活扣，让一个保安用军用被带捆了一块砖头，绑在伸出来的活扣上，民工用手推着砖头，看着活扣在慢慢拉紧。特警在一旁抽烟，鄙视地看着。就连这帮民工也觉得不好意思，有人叫着：“这么大的个子，才一块砖，太不相称了吧！”

几个保安立刻去搬了二三十块砖过来，把被带取下来，一次就捆上了八块砖，往黄根鸡巴下的活扣绑好，一松手，黄根的阳具立刻下沉了一截，又有保安捆好了四块砖，直接挂在八块砖的绳子上，黄根疼的小腹紧缩，浑身肌肉紧绷。活扣渐渐地把年轻警官的硕大睾丸勒紧，隔着阴囊都可看到那两个硕大的卵子了。受伤的大阴茎不过十分钟就变得紫色，龟头也紧绷得乌黑铮亮。有保安开始踢捆绑着的砖头，你一脚，他一脚，黄井感到自己的生殖器在被人往外扯，似乎要从他的阴部扯出腹腔，他不禁一阵惨叫。

这是特警过来叫停了保安的踢砖游戏，他发现铁丝上有血冒了出来，他检查了一下黄根的阴茎根部，是有几处的皮肤已经裂开了。他把那四块砖给解下来，看来他不想一下就弄断黄根的鸡巴。他让保安站成一排，然后从他们腰间打开武装皮带，把皮带都抽了出来，保安一个个宽大的裤子立刻滑到了脚背。

“把你们的衣服都脱了”特警命令到，这里是私人别墅区，外人根本进不了，所以周围没有人，露天也就如同在房间一样。保安们立刻脱鞋，内裤和衣服，光溜溜的站了一排。看来他们没少受到这种光猪训练。特警们这样做，是为了培养一批彻底的，敢做的，也更死心塌地的保安，让他们在心理上完全听从他们的指挥。这正是这个私人别墅群需要的绝对忠诚。

保安一人拿回一条武装带，特警让保安围一圈，他像篮球中场休息一样，给他们下命令。他还不愿意亲自动手，他要看着刚才踢了自己脸的年轻警官，一步一步偿还这一脚。保安散开，几个人开始围着警官的裸体观察，然后抡起了武装带。“啪，啪啪！”这皮带专门抽打黄根拉开的腋下，而且抽的越来越狠，腋下被抽红，腋毛被抽掉了，原来他们是要先给年轻警官去掉黑毛。果然，阴部也被皮带噼里啪啦地抽打起来，不到半个小时，黄井的腋毛就被抽打干净了，阴毛也几乎没有了。赤身裸体的保安们又被特警叫过去，得到了特警的旨意，他们这次开始抽打警官的两个乳头，鸡巴，皮带都作用到这三个男人最薄弱最敏感的部位。两个乳头都被抽的勃起，直到破裂，流血。鸡巴有些麻木了，黄根的叫声似乎让特警不是很满意。

他过去放下砖头，解开铁丝扣。特警让一个保安来给黄根活动鸡巴，恢复鸡巴的敏感性。

保安握住黄根的龟头，来回像甩大绳一样，甩黄根鸡巴，冷不防突然拉一个响。黄根不时惨叫一下，看着鸡巴的飞舞合着两个大卵子在上下啪啪地翻滚，其他民工也上来玩，阴茎根部的裂痕已经有一指宽了，部分露出了年轻警官曾经自豪的第九块腹肌。

看到黄根的生殖器已经恢复了血色，特警过来，手里拿的是一卷细铜丝。这次他用细铜丝捆住黄根的阴囊根部，来回地缠绕，然后又在两个大卵子中间分开缠绕，直到年轻警官的阴囊已经被分成两瓣，一边一个突兀暴涨的硕大睾丸。

特警如法炮制，用钳子剪断新铜丝，做了两个细铜丝活扣，分布系在警官的左右睾丸和铜丝的勒出的缝里。几个保安知趣的绑起砖头来，一块，两块，一个睾丸下面吊着两块砖头，黄根惊的嘴都闭不拢，他不知道自己的睾丸是不是会爆裂出来，或随时被拉断，小腹里一阵阵牵扯痛。保安们也欣赏这这一杰作。只见年轻警官硕大的睾丸已经薄得如同一层纸，上面的血管都被看得一清二楚。用脚踢动砖头，只会让睾丸更加远离阴茎。黄根随着砖头一次一次的来回摆动，不停“啊啊，不！”的惊呼。他感到那两个各吊着两块砖头的细铜丝扣，已经拽着他的卵子往下坠，原来紧紧被铜丝勒紧的睾丸，竟然被细铜丝扣向下拉出了一厘米左右。

特警看出了黄井的恐慌，看来很得意，但是他似乎还不满意，他又用一段铁丝，在年轻警官被拉长的阴囊根部绕了几圈，上面两根铁丝用钳子绞在一起，做成一个带圈的手柄。几个裸体的保安被特警叫到一边耳语，不一会就又过来了。

他们来回继续踢着那吊着警官卵子的砖头，一个保安一手抓起阴囊根部的那个半米长的手柄，突然往上提起来，年轻的警官一声尖叫，现在两块晃动的砖头的拉力，直接作用的铜丝扣和阴囊根铜丝圈之间，阴囊的皮肤下，清晰地看到健壮警官的精索和里面滚动的粗壮的输精管。

保安的手继续往上提，让四块砖头继续大幅晃动。黄根紧张的小腹肌肉紧缩，突然“啊啊！！”，保安的手突然松开，砖头立刻自由落体，一下子，黄井觉得自己的腹腔里又被重重拉扯了一下。虽然阴囊皮肤可以伸缩，但是在阴囊根部被缠住的情况下，皮肤已经到了极限。保安继续重复这个动作，听着黄根的惨叫，周围的人鸡巴都硬了起来。在两个睾丸被拉下两厘米时，两边阴囊的皮肤从阴囊根部的铜丝圈处同时断开，脱离了阴囊皮肤的保护，年轻警官的精索开始直接受力，一下两个睾丸被拉长了10厘米，精索都拉直了。

特警把几个裸体保安又叫道一边，低声说，“男人的输精管一般有50厘米长，左右各一根，这个假警察，这么高大强壮，一定有70厘米以上，所以你们不用怕弄断，输精管很扎实，将来取下来做我的运动鞋的鞋带。”特警有低声耳语了一阵，几个保安一阵怪笑。

这几个保安回来，一个迫不及待地把那个铁手柄拉起来，让年轻警官两个接近十厘米长的精索被下面的砖头拉得笔直。有两个保安，用粗铁丝一头铰断的地方，轻轻划开警官精索上的薄膜，然后一点一点，把里面那根乳白色，如同胶管一样的年轻警官的输精管给挑出来，然后用细铜丝缠了几圈，细铜丝上面也做了一个手柄，黄根恐惧地等待他们每一次回来的动作，他粗壮的阴茎里，已经有红黄色的尿液，不时从硕大龟头里滴落，地面已经湿了一小块了。但是这些变化都没有让黄根感觉到，他已经被那种恐惧给掩盖了。

这下有三个保安，一个用铁丝手柄拉着他的阴囊根部，另外两个个随着拉起两根缠住警官输精管的铜丝手柄，“啊！”这下铁丝手柄的保安松手了，可是两块砖头的拉力立刻被挂到了左右两根输精管上！输精管在细铜丝缠绕的孔中滑动。

两个保安饶有兴趣地开始拉扯，防送，体会着这具年轻胴体的激烈抽动和惨叫。砖头大幅前后摆动，又突然自由落体，这完全又健壮警官的输精管来扯动。黄根的腰腹部已经弯曲成了弓形，来减轻自己小腹内的拉扯的疼痛。这样他的输精管已经被来长了近二十多厘米了。输精管拉扯睾丸附睾的剧痛和拉扯腹内精囊的刺痛，让年轻警官疼得一阵干呕，最后竟有胆汁呕到了嗓子眼。

特警又感到不满意，他观察着黄根的反应，一步一步想着下一步的动作。剩余的近十个裸体保安被叫过去，不一会，他们几个抬了一块工地上的长木板，放在篮球架的两边支撑三角梁上。这个高度正好在黄根的上腰背部位置，黄根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直到他们把他的手解开。由于长时间拉扯，手臂已经失去搏击能力，保安几个人一起把年轻警官麻痹的手腕捆住，拉过他的头顶，向后面使劲拉扯，他们是要把黄井减轻拉扯剧痛的身体弓形姿势破坏掉。后面又多了几个保安一起拉，黄井慢慢身体向后仰去，胸大肌紧绷地暴起来，他的背部已经靠住了木板，但是他条件反射地挣扎着，因为他不知道这样被来平，甚至被拉成倒弓形，会发生什么。又有保安开始往后扳年轻警官健硕的肩膀。但是警官还是头部倔强地向上挺起。

刚才收拾黄井的两个瘦削的精干特警不知什么时候爬上了篮球架，他们手里各拿着那个还要血迹的尖嘴钳。看着黄根艰难地挣扎着，如同一只健壮的青蛙，大腿肌肉，腹肌，胸肌，手臂肌肉都暴涨起来，他们眼里又燃起了那种暴虐的欲火。

（26）

两个瘦特警，用他们的手上的尖嘴钳，拨弄检查着黄根的乳头，显然，黄根睾丸的剧痛已经压住了乳头的疼痛，所以黄根的感觉并不明显。似乎有点无聊，两个瘦特警命令那两个民工停住，他们跳下来把那两块砖头去掉，黄根的牵扯痛立刻减轻了。不由得喘了一口气。两个瘦特警从保安手里拿过细铜丝手柄，把年轻警官的两个硕大睾丸拉到了他的腹肌上，足足有五十厘米长的输精管暴露出来。

当特警开始解开细铜丝扣时，黄根突然惨叫起来。特警立刻明白，这是由于勒的时间太长了，阴囊皮肤已经嵌进细铜丝的缝隙里，这反倒引起来特警的兴趣。他们解开后，又立刻铰紧，听着这具健硕肉体发出的惨叫，直到黄根的叫声缓和下来，这时，警官包裹卵子的阴囊也分开了，就像一个可以打开的粽子叶。

特警又把两个保安叫了过去，等他们回来时，手里又拿着刚才剥黄根的精索，挑出输精管的那个粗铁丝头。他们用锋利的尖头，绕着黄井的阴囊皮，一层一层划破肉膜，精膜和睾丸鞘膜等年轻警官阴囊的八层膜，然后用指头捏住大睾丸的另一头，开始抓捏，挤动，“啊！啊！”黄根惊恐地惨叫着，虽然输精管的牵扯停止了，但是睾丸被挤出阴囊膜的感觉，让他更紧张。而且在浑身被制约的情况下，他只能看着自己健硕的睾丸，一点一点被从一个小口子里，挤出来，铁丝的刀口不时划开阴囊和白膜的连接，巴掌大的阴囊皮，就这样慢慢地被两个保安给剥离下来。

两个手特警接过两瓶白酒，先把钳子头用白酒过了一下，在黄根的惨叫声中，又用剩下的白酒清洗黄根的腹部和裸露的两颗大睾丸，两个保安也用白酒冲洗自己的手。

两个瘦特警的兴趣从黄井的乳头转到了黄根刚被剥出来的硕大卵子上。他们用尖嘴钳触碰一下睾丸，黄根的睾丸就跳动一下，伴随的是年轻警官浑身肌肉的颤抖和输精管的扭动。两个睾丸，就像两个英勇的战士，显示着主人的顽强个性。

当尖嘴钳点到附睾和睾丸的缝隙时，黄根立刻会传来一声惨叫。两个洗了手的保安，一人用手握住黄根一个睾丸，还不停拉扯，不让输精管缩回腹腔。

一直在旁边指挥的特警，突然纵身跳上了篮球架，也亏得这个篮球架焊了这么多与众不同的钢架。一米八五的他，双手扶着上面的支架，用警靴踩黄根紧绷的胸部，黄根脖子上的青筋爆绽出来。特警开始用右脚踢黄井的左胸肌，“砰砰”每一次都踢在厚实的胸肌上，当坚硬的警靴把胸肌提出几道血痕，特警又开始集中踢黄根的乳头，“啊！啊！”黄根终于惨叫起来，连续用皮鞋头踢乳头，年轻警官的乳头上的皮都被踢烂了，几十脚的暴踢，乳晕也裂开了几道血口子。

特警乘机把全身重量踩在黄井的两块胸肌上，后面的人用力一拉，黄根的胸部立刻被拉翻了过去，而他的腹部立刻反弓了出来，把九块腹肌都粒粒暴露出来。

特警收住脚，跳了下来，让两个保安抓住黄根的头，使得他可以看到前方发生了什么。

由于腹部完全反弓，输精管立刻回缩了一截进入腹部。

特警一挥手，让握住年轻警官睾丸的保安用力，输精管又被拉出来一大截，黄根的小腹剧烈的抽搐起来，特警走到了黄根的两腿间，蹲下身，突然一转身，两手握拳，同时右肘“砰”地击中黄根的第九块腹肌上，接着又是左肘出击，击中同一个部位。

“啊”黄根惨叫着，那是输精管和体内精囊连接的地方，正在惨遭撕裂般的拉扯。现在又在外部遭到如此猛烈的重创，他的第九块腹肌也很快失去了保护作用，他听到“哗哗”的声音，才知道自己小便已经被这个高大特警打的失禁了。年轻特警的粗长的阴茎尿液由白变黄，又变成黄红色，特警示意保安把两个睾丸向作用拉开，让黄根的七八块腹肌晾出来。他活动了一下拳头，“彭”的一记铁拳，击中了年轻警官最下面的三块腹肌。

黄井尖叫起来，怒骂道“王八蛋，住手，你有本事，跟老子单打独斗！啊！啊！”

可是特警像没听到一样，就像打的是一个沙袋。黄井感觉自己的阴茎泌尿系统已经失禁，不知道在发生什么。只能看到自己的尿液渐渐变成红黄色，再成红色，直到鲜红色。他知道，这就是说，他的身体被别人打得尿血了！

“你嚎什么？既然敢踢老子的脸，爷爷就陪你玩玩，这才刚开始呢！”特警示意两个握住黄根睾丸的保安站过来把睾丸的附睾一侧尽力往年轻警官的眼前拉。架子上的两个瘦特警，看了一场打尿血的刺激戏，早就按耐不住了。他们用钳子点击保安手上的睾丸附睾，让黄根一阵阵惨叫。

特警显然觉得不够，示意他们用钳子夹住年轻警官附睾上的输精管，向外拉扯，“我们要看看，警察叔叔的鸡巴有多坚硬！”特警挪揄道。

“啊！啊！”黄根只剩下惨叫的份了。这个部位是男人最敏感的地方，怎样的战士，碰到都会失去战斗力。一会拉睾丸，一会他们又夹住输精管根部，拉黄根体内的精囊。

“这样拉扯你的卵子，你小子是不是很想射了！？”瘦特警嬉皮笑脸地挑逗。

“呸，去你祖宗的！”黄根怒骂道。

这时特警队长来了，几个特警开了个小会。

出来以后，瘦特警用钳子挑拨着警察尚还完好的右乳头，“明天才让你知道，嘴硬是什么下场”

保安有人从医务室取来消毒的东西，给黄根消毒，然后把他的睾丸包裹起来，他们把黄根已经没有知觉的大腿和小腿绑一起，然后让他坐进一个箩筐里，胸口紧贴着大腿。双手绑在背后。

第二天早上，黄根不知不觉就睡到了天亮，等他被耳光抽打弄醒时，周围已经占了一排人。有特警把他从箩筐里拉出来，但是黄根立刻觉得不对，自己的下半身由于卷曲过久，已经麻木了。这是根本不能碰！

可是特警硬是把他拉了出来，他的大腿被解开了，却完全站不起来，也不能伸直。虽然大腿完全麻木了，但是年轻警官的阴茎却坚硬地勃起了，这是晨勃？黄根感觉不像，看到那个瘦特警的奸笑，他知道，这是他们让他睡箩筐的原因，就是要让他在这帮人面前羞耻的勃起，坚挺不软。

“起来走走啊！”特警哄笑着。

同时有保安左右架着，把黄根拉起来，他的高度勃起的阴茎立刻从大腿间跳了出来。又有两个保安被示意，去拉开黄根的两脚，“啊！啊！”黄根惨叫着，这时他的脚是不能碰的，应该慢慢地活血。可是保安恶狠狠低立刻把他的两条大腿拉开成大字型。这让黄根的下腹和两条大腿剧烈地抽筋起来，有保安把包裹黄根两个大睾丸的纱布解开，把两个睾丸分别放进两个透明水杯里，水杯放在黄根大腿间的凳子上，瘦特警把两个带线的铁片，放进了杯子里，接着用手指打了一个响。旁边有呜呜转动的声音。大家都看着黄根的睾丸，和黄根的反应。可是黄根并没有反应。

突然，黄根“啊”地惨叫起来，他感到有针刺进睾丸的感觉，而且从两个睾丸直刺入小腹，他这才注意到，刚才拉他起来的保安都带着绝缘手套，拉着他的脚的保安也带着绝缘手套。一个拿着手摇话机的特警终于走了出来，他的摇动，直接把电流输送到自己的精囊关口。他的输精管已经被电流激的不停拉扯睾丸，在水里上下翻滚，电极铁片上也冒充了气泡。

瘦特警又提来一台手摇机，他手里拿着一把电钳，他抹了一些机油，用绝缘手套把手指塞进了黄根的肛门，突然用力一按，“啊”黄根剧烈抽动的下肢，很快就把一大坨晶亮的前列腺送到了勃起的龟头上，瘦特警这才把电钳送进了黄根的肛门，在手指的帮助下，电钳张开，从肛门里面，从根部“咔”地一声钳住了黄根的整个前列腺，瘦特警手指立刻收了回来。黄根的肛门一阵疼痛，立刻把电钳收缩了进去。直流一根线在外面，另外一个带电线的鳄鱼夹，夹在了受到重创的左乳头肉上。瘦特警开始摇动话机。

“啊！啊！”黄根惨叫起来，两股电流，在他健硕的体内流动，在他的生殖器内冲击，他的阴茎已经受到了刺激，越来越坚硬了。

“我看你射不射！”瘦特警继续摇着。

“他需要一个开关！你们先停了”另外一个瘦特警带着手套，拿着尖嘴钳上来了。他知道这个刺激太强烈，反而可能压制了他的性神经，所以只有用更强烈的刺激来破坏原来的性兴奋机制。他用钳子撩拨着年轻警官的右乳头，让它慢慢地勃起，然后用尖嘴钳夹住黄根的乳头尖，开始拉扯，一次一次，把乳头尖的肉都一点点扯了下来，这点敏感的信号终于让黄根的身体起反应了，他快速地喘着气，瘦警官一看就知道，于是他开始夹住乳头旋转，360度，720度，再拉扯，鲜血从尖嘴钳中涌出来。这样做，黄根的鸡巴不但没有软，反而开始一下一下的抽动。

（27）

瘦特警知道时间可以了，他让另外一个瘦特警开始摇，前列腺的突然电击，让黄根张开了嘴，接着睾丸的电击也开始了，黄根一阵咆哮，两个大睾丸突然从水底窜上来，他的阴茎向上一挺，“噗”一股浓精至少射出十几米远。

铰乳头，电击前列腺，电泳睾丸，再次在停了一下之后，突然发力，又是一股浓精射出。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浓重的精液的味道。

射了十几次，黄根的阴茎还是坚挺，但是尿道口已经喷不出精液。

“要给你改造通道，怎么能射这么点就不行了”那个被踢脸的特警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把亮闪闪的金属棒。“这个可以给你扩张尿道，精道！”

他一手握住黄根的阴茎，一手把一根筷子粗的金属棒，一下从黄根马眼塞了进去。并且一路捅到了阴茎根，然后用力一转，就进了年轻警官的膀胱里。粗暴的动作让黄根不由的惨叫。金属棒又拔了出来，又一下捅进去，而且开始只在阴茎根部，膀胱口，尿道球，前列腺和精囊汇集的地方来回抽插，就像在年轻警官的阴茎里打台球一样。每次都撞击到那最敏感，最难受的地方。

黄根连连大声惨叫起来。

“住手！我同意！”在一边的房子里，史威隔着单向玻璃，喊道。

“这么说你接受了？好，我再重复一下”特警队长说道。

“是！”

“你用你的一根输精管换黄根的两根输精管？”

“是！”

“你用你的另一根输精管换黄井的两根输精管？”

“是！”

“你用你完好的两个睾丸，换你朋友的四个被玩残的睾丸，让他们接受救治？”特警队长问道。

“是”史威回答道，他隔着玻璃，看到为自己而受累的兄弟，心中只想去救人。

“你用你的胸和乳头，去换被玩烂的你的朋友的四个胸和乳头？”

“是”

“你要用你的一根阴茎，换你朋友的两根阴茎不被虐烂？“

“是”

“你心甘情愿为了你的朋友，让他们把你的输精管，睾丸，阴茎，胸肌，腹肌，乳头，肛门，前列腺都让他们玩烂，虐烂，打烂，只要你的朋友可以得到治疗，恢复原样？”

“是！你要说话算话！”

“那是当然，我们出来混的，都讲规矩！”特警队长说，“你签字吧”

史威在交换书上签了字。他知道自己进了一个黑色世界，他只希望这个黑色世界里也有规矩。

黄根黄井果然被送到了医院，接受治疗。里面的录像都传给了史威查看。

史威也被送到附近的青山公馆。旁边就是青山监狱，这里面有一个地下室相互连通着。

特警队长为了给老板报仇，他要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这个玩弄老板感情的人。而且来做这些事的人不能是这帮保安，因为他们没有主观虐待的冲动。他从青山监狱里找了三十个人，这里面有部队的军医马勤美，因为趁战士手术时，对战士进行性虐而获刑的。其实他以前就有让年轻士兵突然得病，然后对身体，尤其是性器官进行手术的事情。与他类似的还有几个私营诊所的老医生，对年轻帅气的男生就有变态的虐欲，最终酿出人命的。还有在体院旁的房子里，引诱出租，虐待残害体院学生的罪犯胡一平。

还有一些黑帮的打手，心狠手辣，还找来了身体瘦，但是阳具粗长的犯人，有的是强奸犯，长久得不到性欲满足。还有十个是少年犯，专门做坏事，不知道天高地厚，什么都敢做。

特警队长计划让黑帮打手先和史威干起来，然后再让少年犯去做他，再然后让他落到胡一平的手里，再让那些变态医生来做他。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能帮老板出了这口恶气。

史威住在青山公馆的地下室里，好吃好住，倒也自在。他并没有预计到，一个针对他的计划，正在安排中。

史威住在这里也不忘锻炼身体的喜好。他喜欢穿运动裤和球鞋，可是今天看守他的人却给他送来了一身黄井黄根才会穿的警服。史威第一次穿这一身，镜子里一照，真是英俊精干，威风凛凛。

这是，地下室的门开了，进来了十几个人。这些人虽然穿着囚服，但是看走路的身形，和看人的眼神，都可以知道来者不善，每个人都像是一只只饥饿的野兽。

史威从椅子上站起来，这十几个人立刻把他围了一圈。

“你是警察？小子，你行不信我们立刻把你扒光，打你个半死？”一个像是老大的，凶神恶煞地对史威喝道，他好像今天就是来砍人的。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史威冷眼看着他。

“废话，我就是要把你小子扒光，然后玩死你！弄死你！”

“你们讲人话吗？不讲就不要给我废话！”史威对这群人毫不畏惧，因为他心里想，自己并没有得罪这些人。

“老四，老三，小黑，兔子，山狗，你们先上！”黑老大恶狠狠低说，“麻利地给我扒干净喽”

老四，老三都有一米七八以上，其余三个个头在一米七五一下，但是看他们走路都带风，绝不是老弱病残。

老四一把抓住史威的警服领口，山狗跳上去把史威的警官帽摘了。老四一手捏住史威的下巴，手指拂过史威的嘴唇。史威立刻出手翻开老四的手腕，反手卡住老四的脖子。史威当时向黄井黄根两兄弟学的擒拿术立刻用上了。

可是突然史威感到有个动物似的东西双腿缠住了自己的腰部，两只爪子抓住了自己的头发，向后仰去。史威一下变得面部朝天，看不到自己和老四较劲的手，和卡住老四脖子的手。老三乘机撕开史威警服的领口，又一下把警服全部撕开，扣子落了一地，里面的衬衣领口也被撕开，衬衣也被撕开，老三把史威卡住老四脖子的手反扭下来，老四乘机双手把和自己较劲的史威的左手，扭到一边，“给你啦，山狗！”山狗的手从抓头发，立刻变成了抓衣服领子，为了防止被向后拉到，史威的身体用力往前，这一下，上身的衣服哗地一下，被三个人脱了下来，只剩里面一件白色的紧身背心扎在皮带里。

看到史威的身材，几个人也倒退了一步，他们知道，这小子还没有用力呢。

老四老三再次一前一后逼近史威，史威抓住老四，飞起一脚踢中老三的胸部，然后一个转身低腰，把老四背翻过去。史威刚想起身，就在这时，一个黑影飞起来，脚底正踹在史威的面门，史威感到眼前一花，鼻子酸胀，用手一摸，鼻血已经滴落下来。他站起身，白色的背心上已经滴了一片血迹。

突然他觉得后面有人用手伸进了自己的屁股大腿间，史威忙张开腿，回头用手去抓兔子，不想正前方山狗扑了上来，啪地一下打开了警用皮带扣，一手拉住皮带头，把皮带抽松开来，小黑也再次来袭，两人抓住史威两侧的警裤猛地往下一拉，警裤立刻被拉到了大腿，露出了史威紧身的白色内裤，史威立刻把手上的兔子甩了出去，可是小黑和山狗又伸出手来扯他的内裤，这一拉，把史威的臀部都露了出来，前面阴毛露出来了，再下一点就露出了生殖器。史威立刻把两个人的手握住，同时用膝头将两人压倒，再把他们的手压住，这样才腾出一只手。两个人回头看到史威崭新的雪白的紧身内裤，隔着自己这么近，还喷着热气出来，立刻恶狠狠低说：“你敢再穿上，我们就会打得你在里面利尿！”，二狗也恶狠狠地说“一会我们要打得你利血！”，史威当然不会听他们的，腾出来的手立刻拉上了自己的内裤。

可就在这时，有人突然从后面勒住了史威的脖子，原来二狗，小黑，这些三十出头的罪犯，是有意分散史威的听力。

后面勒住史威脖子的老四，把史威从地上拉起来，二狗和小黑乘机抓住史威的裤子，脱了下来，又把史威的鞋袜一起扯了下来。